

鸡肋编 宋 庄绰

昔曹孟德既平汉中，欲因讨蜀而不得进，守之又难为功，操出教唯曰“鸡肋”而已，外莫能晓。杨修独曰：“夫鸡肋，食之则无所得，弃之则殊可惜。公归计决矣。”阿瞞之绩，无见于策，而其空言，竟著于后。是岂非鸡肋之腊邪？然方其擗芦菔、鳧苳而饿于墙壁之间，幸而得之，虽不及于兔肩，视牛骨为愈矣。予之此书，殆类于是，故以“鸡肋”名之。绍兴三年二月九日，清源庄季裕云。

●卷上

欧阳文忠有赠介甫诗云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谁与子争先？”王答云：“它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！”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，非文公也。翰林诗无三千，亦非太白。后见《沈约传》，虽尝为吏部郎，及称谢云“二百年来无此诗”，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余年，举其全数耳。自喜上至唐元和，余二百五十年，去元嘉则远矣。则吏部盖指韩也。郑谷有《题太白集诗》云：“何事文星与酒星？一时分付李先生，高吟大醉三千首，留著人间伴月明。”永叔所引，但用沈二百年之语，加于退之，以对翰林三千首耳。诗年之数，安在如书马数马乎？

箸屐之谜，载于前史，《鲍昭集》中亦有之。如一土、弓长、白水、非衣、卯金刀、千里草之类。其原出于反正、止戈，而后人因作字谜。王介甫作字谜云：“兄弟四人两人大，一人立地三人坐，家中更有一两口，任是凶年也得过。”又作谜云：“常随措大官人，满腹文章儒雅，有时一面红妆，爱向风前月下。”至于酒席之间，亦专以文字为戏。常为令云：“有商人姓任名任，贩金与锦至关，关吏告之曰：‘任任任入，金锦禁急。’”又云：“亲兄弟日、曰、昌，堂兄弟目、木、相。亲兄弟火、火、炎，堂兄弟金、今、钤。”又云：“掘地去土，添水成池。”皆无有能酬者。又为字中一点谜云：“寒则重重叠叠，热则四散分流。兄弟四人下县，三人入州，在村里只在村里，在市头只在市头。”又为叠字下两点谜云：“兄弟二人，同姓同名，若要识我，先识家兄。不识家兄，知我为谁？”又妇字谜云：“左七右七，横山倒出。”甌字谜云：“将军身是五行精，日日燕山望石城，待得功成身又退，空将心腹为苍生！”

京师卖生果，凡李子必摘其蒂，不敢触其实，必留上衣，令勃勃然，人方以新而为好。至食者须雪去之。元中，有李闰待制字子光，朝中戏以为谜云：“卖者不识买者识。”盖以“识”为“拭”也。

元丰中，有以当时士人姓名为对者。如崔度崔公度，王韶王子韶。又有江鬲，人亦戏云：“江鬲隔江问巫马期骑马无？”未有对者。元中，有石万石授

石州离石县令，人讶其远宦，云：“要令后世无对。”元丰中，又有“马子山骑山子马”之句，偶有姓钱人任衡水知县，人遂以“钱衡水盗水衡钱”。其人闻之大怒，欲辨其事。对者谢曰：“君虽实无，且欲与山子马为偶耳”。

大观中，有曹孝忠，本医工也，得幸于时，遂任子为文资，擢置馆阁。其子因与父相诟，既至馆中，气尚未平，独坐屏处。时秋阳方烈，为日所射，久不迁坐。有同僚怪之，问“何故负暄”，乃大怒云：“家私闲事，关公甚底？”问者初尚未悟，久乃知之，莫不传笑。既而，易为他官。又宗室仲，知太宗正司，以待漏院为大、小字，如此者甚众。其长仲忽以闻，亦罢。此与前世浇手、弄{鹿章}、聚忧、伏猎无以异矣。又有杨通者，任提举学事官，上殿札子云：“人臣而持主斧，僭紊名器。”遂行禁止，刊于续降敕中，亦可笑者。

杜子美《石犀行》云“自免洪涛恣雕瘵”，与济逝为韵。《种莒苣》云“信宿罢潇洒”，与耳始同押。《后出塞》云：“恐是霍票姚”，作平声。《八仙歌》押两船字，《狄明府》两济字。洒字有三音，而瘵但切侧界。去病为票姚校尉。服虔注《汉书》：“音飘摇。”甄沛古云：“票音平妙反。姚音羊召反。票姚，劲疾之貌也。”荀悦《汉纪》作票鹞字。去病后为票骑将军，尚取票姚之字耳。今读者音飘摇，则不当其义也。诗人拘于声律，取其意而略其义也。如济济清济，音虽同而义异。故两船字，或者遂谓“不上船”为蜀人以衣襟为船。余尝至舟中问土人，则不然。后见范传正《太白新墓志》云，玄宗泛白莲池，召公作序。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，命高力士扶以登舟。杜之所歌，盖此事尔。

黄鲁直《送张谟河东漕使诗》云：“紫参可擷宜包贡，青铁无多莫铸钱”。时范忠宣帅太原，方论治多铸广，故物重为弊。其子子夷亦能诗，尝云“当易‘无’字作‘虽’乃可”。又一篇云：“虎头墨妙能频寄，马乳葡萄不待求。”议者又谓：“维摩画像一本足矣，何用多为？”盖贬驳他人，易于为工也。孟子斥高子云固，而不取《武成》之策，况余者乎？

退之《昭王庙诗》，今集中皆作“丘原满目”，余亲到宣城祠，见刻为“丘坟”。韩公井在焉，今之道稍远，人无汲者。小城甄氏之居，犹相见也。又《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》云：“中郎有女能传业，伯道无儿可保家。偶到匡山曾住处，几行衰泪落烟霞。”唐赵磷《因话录》载此诗，以“保”为“主”，下二句云：“今日匡山过旧隐，空将衰泪对烟霞。”

“健儿”之语，见于《晋史段灼》、《梁史陈伯之传》，至唐尤多。余少时过荆南白碑驿，见丰碑刻唐官衔，有“招募健儿使”。其碑石莹白，驿因得名。或云后制大晟乐，取石为磬，未知信否。

李杜、苏李之名尤著于世者，以历代所称，兼于文行故也。余尝以一绝记其闻者：“大义终全显汉廷（李固、杜乔），名标八俊接英声（李膺、杜密），文章万古犹光焰（李白、杜甫），疑是天私李杜名。”“居前曾是少陵师（苏武、李陵），资历文章亦等夷（苏味道、李峤），思若涌泉名海内（苏、李），从来苏李擅当时。”

处州龙泉县多佳树，地名豫章，以木而著也。山中尤多古枫木，其根破之，文若花锦。人多取为几案盘器。又杂以他木，陷作禽鸟花草，色像如画。他处所未见。又出青瓷器，谓之“秘色”，钱氏所贡，盖取于此。宣和中，禁庭制样须索，益加工巧。

元中，余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，以书传言，谓之“柬版”，既便报答，又免谬误。其后事欲无迹者，废纸而用版，浸为金漆之类。其制甚众，加以絨绳，有盛以囊者。至崇宁时，家有数枚。自非远书公礼，几无用笺楮。然利害所系，有濡纸而摹印字画以为左验者。俗之薄恶，亦可见矣！

凤翔府园有枯木，下有石刻，云“昭宗手拓槐”。盖为中尉韩全海等劫幸李茂贞军，朱全忠以兵围城，尝徘徊其下也。华州子城西北有齐云楼基，昭宗驻蹕韩建军，尝登其上，赋《菩萨蛮》词云：“安得有英雄，迎归大内中”者是也。其石堤谷在城西南十余里，杀十一王处。今有堂，作释氏十王像焉。

陈州城外有厄台寺，乃夫子绝粮之地。今其中有“一字王佛”，云是孔子像。旧榜是文宣王，因风雨洗剥，但存“一宣王”，而释子附会为“一字王”也。其侍者冠服犹是颜渊之状。如杜甫之作“杜十姨”，天下如是者，盖不可胜数。

澧州有卒李文和者，本僧徒，犯罪坐黥。能诊太素脉，知人吉凶，虽心性隐微，皆可推测。尝诊司法孙评云：“据脉当作僧道，然细审之，却有名无实。幼时须曾出家，不尔，亦见于小字也”。问之，果尔。以多病，尝舍于释氏，小名行者。余颇讶其别有他术，云：“法中脉出寸口者当为僧道。今所出不多，又或见或隐，故以有名无实断之。”后得其书，以十二经配十二辰，如五行家分宫之法。身命运限，亦各有术。逐日随支，轮脉直事，故目下灾福，纤悉皆可见。其书序云：“本唐隐者董威辈以授张太素，太素始行其术，故以为名。”后于京师、四方，多见诊太素脉得名，而未有如李文和者。

杜子美诗云：“饭抄云子白，瓜嚼水晶寒。”李义山《河阳诗》亦云：“梓泽东来七十里，长沟复堑埋云子。”世莫识“云子”为何物。白彦悼云，其姑婿高士新为吉州兵官，任满还都，暑月，见其榻上数囊，更为枕抱。视之，皆碎石，匀大如鸟头，洁白若玉。云出吉州，土人呼“云子石”。而周焘子演云：“云子，雹也”。见唐小说，而不记其书名。义山谓埋于沟堑，则非

燁明矣。疑少陵比饭者，是此石也。

杨何字汉臣，莆田人也。登进士第，为南阳士掾，狂率喜功。刘汲作帅，就辟幕府。金人破邓，全家皆死于兵。始在乡校，以薄德取怨于众。人嘲之曰：“牝驴牡马生骡子，道士师姑养秀才。”盖谓其父本黄冠，母尝为尼也。

襄阳尹氏，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，今门阙犹存。介甫诗云：“四叶表闾唐尹氏，一门逃世汉庞公。”而史不书。余摄尉襄阳，尝得尹孝子母墓志于卧佛僧舍以为柱础，未暇取而罢。然史之去取，幸不幸者多矣。

食物中有“馊子”，又名“环饼”，或曰即古之“寒具”也。京师凡卖熟食者，必为诡异标表语言，然后所售益广。尝有货环饼者，不言何物，但长叹曰：“亏便亏我也！”谓价廉不称耳。绍圣中，昭慈被废，居瑶华宫。而其人每至宫前，必置担太息大言。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，无他，犹断杖一百罪。自是改曰：“待我放下歇则个。”人莫不笑之，而买者增多。东坡在儋耳，邻居有老姬业此，请诗于公甚勤。戏云：“纤手握来玉色匀，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？压匾佳人缠臂金。”

米芾元章，或云其母本产媪，出入禁中，以劳补其子为殿侍，后登进士第。善书，尤工临模，人有古帖，假去，率多为其模易真本。至于纸素破污，皆能为之，卒莫辨也。有好洁之癖，任太常博士，奉祠太庙，乃洗去祭服藻火，而坐是被黜。然亦半出不情。其知涟水军日，先公为漕使，每传观公牒，未尝涤手。余昆弟访之，方授刺，则已须盥矣。以是知其为伪也。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，尝欲验之。大会宾客，独设一榻待之，使数卒鲜衣袒臂，奉其酒馔，姬侍环于他客，杯盘狼藉，久之，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。乃知洁疾非天性也。然人物标致可爱，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。其作文亦狂怪。尝作诗云：“饭白云留子，茶甘露有兄”。人不省“露兄”故实，叩之，乃曰：“只是甘露哥哥耳。”大观中，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卒。

礼文亡阙，无若近时，而婚丧尤为乖舛。如亲王纳夫人，亦用拜先灵、合髻等俗礼。李广结发与匈奴战，谓始胜冠年少时也，故杜甫《新婚别》云“结发为君妇”。而后世初婚嫁者，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，谓之“结发”，甚可笑也。其不经不可以概举。南方之俗，尤异于中原故习。如近日车驾在越，尝有一执政家娶妇，本吴人也，用其乡法。以灰和蛤粉，用红纸作数百包，令妇自登舆，手不辍掷于道中，名曰“护姑粉”。妇既至门，以酒馔迎祭，使巫祝焚楮钱禳祝，以驱逐女氏家亲。妇下舆，使女之亲男女抱以登床。尊章会客，三爵之后，其子出拜，坐，人设席于父傍，饮三杯乃行合髻等诸礼，颇多异事。如民家女子，不用大盖，放人纵观。处子则坐于榻上，再适者坐于榻前。其观者若称叹美好，虽男子怜抚之，亦喜之而不以为非也。丧家率用乐，衢州开化

县为昭慈太后举哀亦然。今适邻郡，人皆以为当然，不复禁之。如士族力稍厚者，棺率朱漆。又信时日，卜葬尝远，且惜殡殓之费，多停柩其家，亦不设涂斨，至顿置百物于棺上，如几案焉。过卒哭则不祭，唯旦望节序，薄具酒日祭之，亦不哭，是可怪也。

河朔山东养蚕之利，逾于稼穡。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，为害甚大。每有败获，估赃不多。薄刑不足以戒，欲禁系以苦之，则惮于囚众。单州成武令聂，兖州人，起于白屋，知民间利病。有获此偷，即依法决遣。而据所征赃钱，随多寡，必分十限，付于其家。远都保伍，畏于逃逸，系累之急，甚于官司。如限三日，即已拘縻一月矣。又量其情之重轻，每限出头，加以楚。虽欲一日并纳赃罚，里正谕意，亦不听输。于是一邑桑柘，春阴蔽野，人大受赐。人有相仇害者，于树干中去皮尺许，令周匝，谓之“系裹肚”，虽大木亦枯死。有一夕伤数百株者。此多大姓侵刻细民，故以此报之也。

兰、蕙叶皆如菖蒲，而稍长大，经冬不凋。生山间林篁中，花再重，皆三叶，外大内小。色微青，有紫文。其内重一叶，色白无文，覆卷向下，通若飞蝉之状。以春秋二时开。茎短，每枝一花者，为兰。茎长，一枝数花者，为蕙。《本草》载兰草、马兰、泽兰、山兰四种。兰草叶似泽兰，尖长有枝，花红白色而香，生下湿地。泽兰生下地水傍，叶似兰草，赤节，四叶相值歧节间。马兰生泽傍，气臭，花似菊而微紫。山兰生山侧，似刘寄奴，叶无桎不对生，花心微黄赤。又有木兰，乃大树。皆非骚人所歌咏者。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。既唯生零陵山谷，而茎叶部不与蕙相类，岂二物不入药用而遗之乎？后至衢州开化县，山间多春兰。而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。按白薇一名白幕，又名薇草。《本草》乃云：生平原川谷。陶隐居谓近道处处有之。又与兰小异，然药肆皆收货为白薇，未知是否？夷齐采食，岂谓是邪？味虽苦咸，大寒而无毒也。

蕨有青紫二种，生山间，以紫者为胜。春时，嫩芽如小儿拳，人以为蔬。味小苦，性寒。生山阴者，可煨金石。叶大则与贯众、狗脊相类。取置田中，或烧灰用之，皆能肥田。又有狼衣草，小者亦相似，但枝叶瘦硬。人取以覆墙，又杂泥中以砌阶甃，涩而难坏。蕨根如枸杞，皮下亦有白粉，暴干捣碎，以水淘澄取粉，蒸食如糍，俗名乌糯，亦名蕨衣。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。绍兴二年，浙东艰食，取蕨根为粮者，几遍山谷。而《本草》亦不载也。

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，故人多伤于贼风，水虽冷饮无患。东南则反是，纵细民在道路，亦必饮煎水，卧则以首外向。檐下篱壁，皆不泥隙。四时未尝有烈风。又春多暴雨淋漓，秋则常苦旱。如东坡诗云：“春雨如暗尘，春风吹倒人。”皆不施于浙江也。

越州在鉴湖之中，绕以秦望等山，而鱼薪艰得。故谚云：“有山无木，有水无鱼，有人无义。”里俗颇以为讳，言及“无鱼”，则怒而欲争矣。又井深者不过丈尺，浅者可以手汲。霖雨时，平地发之则泉出，然旱不旬日，则井已涸矣。皆谓泉乃横流故尔。盖灭裂不肯深浚，致源不广也。又谚云：“地无三尺土，人无十日恩。”此语通二浙皆云。

浙西谚曰：“苏杭两浙，春寒秋热。对面厮啜，背地厮说。”言其反覆如此。又云：“雨下便寒晴便热，不论春夏与秋冬。”言其无常也。此言亦通东西为然。九州以扬名地，本其水波轻扬为目。《汉三王策》亦有五湖轻心之戒。大抵人性类其土风。西北多山，故其人重厚朴鲁。荆扬多水，其人亦明慧文巧，而患在轻浅，肝鬲可见于眉睫间。不为风俗所移者，唯贤哲为能耳。

孙真人《千金方》有治虱症方，以故梳篦二物烧灰服，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，犹未以为信。尝泊舟严州城下，有茶肆妇人少艾，鲜衣靓妆，银钗簪花，其门户金漆雅洁，乃取寝衣铺几上，捕虱投口中，几不辍手，旁与人笑语，不为羞。而视者亦不怪之。乃知方之所云为不妄也。又在剑川见僧舍，凡故衣皆煮于釜中，虽挥裤亦然，虱皆浮于水上。此与生食者少间矣。其治蚤，则置衣茶药焙中，火令出，则以熨斗烙杀之。

事魔食菜，法禁甚严。有犯者，家人虽不知情，亦流于远方，以财产半给告人，余皆没官。而近时事者益众，云自福建，流至温州，遂及二浙。睦州方腊之乱，其徒处处相煽而起。闻其法：断荤酒，不事神佛祖先，不会宾客。死则裸葬，方殓，尽饰衣冠，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，其一问曰：“来时有冠否？”则答曰：“无”，遂去其冠。逐一去之，以至于尽。乃曰：“来时何有？”曰：“有胞衣。”则以布囊盛尸焉。云事之后致富。小人无识，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，自能积财也。又始投其党，有甚贫者，众率财以助，积微以至于小康矣。凡出入经过，虽不识，党人皆馆谷焉。人物用之无间，谓为一家，故有无碍被之说，以是诱惑其众。其魁谓之魔王，为之佐者，谓之魔翁、魔母，各诱化人。旦、望，人出四十九钱，于魔翁处烧香。翁母则聚所得缙钱，以时纳于魔王，岁获不貲云。亦诵《金刚经》，取“以色见我”为“邪道”，故不事神佛，但拜日月，以为真佛。其说经如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，则以“无”字连上句，大抵多如此解释。俗误以魔为麻，谓其魁为麻黄，或云易魔王之称也。其初授法，设誓甚重。然以张角为祖，虽死于汤镬，终不敢言角字。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，州获事魔之人，勘鞫久不能得。或云何处州龙泉人，其乡邑多有事者，必能察其虚实，乃委之穷究。何以杂物数件问之，能识其名则非是，而置一羊角其中。他皆名之，至角则不言，遂决其狱。如不事祖先、裸葬之类，固已害风俗。而又谓人生为苦，若杀之，是救其苦也，谓之度人

。度多者，则可以成佛。故结集既众，乘乱而起，甘嗜杀人，最为大患。尤憎悉释氏，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。但禁令太严，每有告者，株连既广，又当籍没，全家流放，与死为等，必协力同心，以拒官吏。州县惮之，率不敢按，反致增多。余谓薄其刑典，除去籍财之令，但治其魁首，则可以弭也。

余既书此未一岁，而衢州开化县余五婆者，为人所告，逃于严州遂安县之白马洞繆罗家。捕之，则阻险为拒，杀害官吏。至遣官军平荡，两州被患，延及平民甚众，殊可伤悯。

南方多梟，而西北绝少。龙泉人亦捕食，云可以治劳疾。汉重五日以梟羹赐群臣，可验其无毒，然医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。

天下方俗，各有所讳，亦有谓而然。渭州潘原讳“赖”。云始太祖微时，往凤翔谒节度使王彦才，得钱数千。遂过原州，卧于田间，而树阴覆之不移，至今犹存，谓之“龙潜木”。至潘原，与市人博，大胜。邑人欺其客也，殴而夺之。及即位无几，欲迁废此县，故以“赖”为耻。然未知以欺为赖，其义何见？常州讳“打爷贼”。云有子为伍伯，而父犯刑，恐他人挞之楚，而自施杖焉。虽有爱心，于礼教则疏矣。楚州讳“乌龟头”。云郡城像龟形，尝被攻，而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。泗洲多水患，故讳“靠山子”。真州多回禄，故讳“火柴头”。涟水地褊多荒，人以食芦根为讳。苏州人喜盗，讳言“贼”。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，警夜者避不敢言贼，乃曰“看参政乡人”，是可笑也。而京师僧讳“和尚”，称曰“大师”。尼讳“师姑”，呼为“女和尚”。南方举子至都，讳“蹄子”，谓其为爪，与獠同音也。而秀州又讳“佛种”，以昔有回头和尚以奸败，良家女多为所染故尔。卫卒讳“乾”，医家讳“颠狂”，皆阳盛而然。疑乾者，谓健也。俗谓神气不足为九百，或以乾为九数，又以成呼之，亦重阳之义耳。蜀人讳“云”，以其近风也。刘宽以客骂奴为“畜产”，恐其被辱而自杀。浙人虽父子朋友，以畜生为戏语。而对子孙呼父祖名，为伤毁之极。在龙泉，见村有人刻石，而名蛮名娇之类可耻贱者，问之，云欲人难犯，又可怪也。

天长县炒米为粉，和以为团，有大数升者，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，谓之“炒团”。而反以“炒团”为讳，想必有说，特未知耳。

唐《方技传》云，长社人张憬藏，技与袁天纲埒，载其相蒋俨等八九事甚异。而《刘义节传》云其子思礼相人于张憬藏，憬藏谓思礼位至太师。后授箕州刺史，益喜。以太师位尊，非佐命不可得，乃结綦连耀谋反，斩于市。然则其术不无中否，但采其中者称之耳。

世之以五行星历论命者多矣。今录贵而凶终者数人，方其盛时，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。以此知阴阳家不足深泥，唯正己守道为可恃耳。张邦昌，元丰

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时。王黼，元丰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时。燕瑛，熙宁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时。聂山，元丰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时。赵野，元丰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时。朱珣，熙宁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时。王き，元串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时。蔡攸，熙宁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时。邓绍密，熙宁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时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时如岁者。童贯，皇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时。

《汉史》云：燕地，初太子丹宾养勇士，不爱后宫美女，民化以为俗，至今犹然。宾客相过，以妇侍宿。嫁娶之夕，男女无别，反以为荣。后颇稍止，然终未改。方南北通好，每燕席亦用娼妓。闻半皆良家，以色选差，如中国之庸役更代，不以为耻也。后复燕山，诸将尝大会，各指名以召，诸娼莫有至者。怪而问之，云待之轻薄，故不来。盖以众客共要一妓，始为厚也。凡娼皆用“子”为名，若香子、花子之类。无寒暑必系绵裙。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，许家，方留发。冬月以括萎涂面，谓之佛妆，但加傅而不洗，至春暖方涤去，久不为风日所侵，故洁白如玉也。其异于南方如此。

唐李道广字太丘，相武后。元字天纲，相玄宗。皆陵之后。韩愈亦颇当之裔也。见《宰相世系表》。

《春秋》“郑伯突入于栎。”《注》云“郑别都，今河南阳翟县。陆德明音翟，徒历反。”《广韵》乃音宅，魏翟璜、汉翟公皆同音。至方进则又音狄，未知各何所据也。

扁鹊姓。《前汉书注》（颜师古）：“音步典反。”《千姓编》乃音辨，云《庄子》有扁庆子。陆德明音篇，又符殄切。

长孙顺德丧息女，感疾甚，唐太宗薄之，谓房玄龄曰：“顺德无刚气，以儿女牵爱至大病，何足恤？”太宗儿女三十五人，晋阳公主薨，年十二，帝阅三旬不常膳，日数十哀，因以羸羸。太子承乾废，欲立晋王未决，至投床，取佩刀自向。既立晋王，又谓长孙无忌曰：“公劝我立雉奴，雉奴仁懦，得无为宗社忧，奈何？”岂不以儿女牵爱乎？若引佩刀，欲坚群臣之心，谓之权术可也，而日数十哀，当忘“无刚气”之语矣。

太宗尝玩禁中树曰：“此嘉木也！”宇文士及从旁美叹。帝正色曰：“魏征常劝我远佞人，不识佞人为谁，今乃信然。”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树，姜皎盛赞之，帝遽令徙植其家。二主之相去，以是可知矣。王义方买第后数日，爱庭中树，复召主人，曰：“此嘉树，得无欠偿乎？”又予之钱。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。

李琮，言者谓其“湛棋废务”，罢发运使，笑曰：“遂与‘多酒慢公’为对矣。”盖谚语之著者。而“多酒”之言亦见于《北史》。

宣和壬寅岁，自京师至关西，槐树皆无花。老农云：“当应来年之旱，与二麦不登。”已而，信然。谚云：“槐宜来岁麦，枣熟当年禾。”

彭城学中有古碑，夜辄有声如击磬，刘愿恭叔秦州人，行为徐州教官，云尝闻之。原州真宁县要册湫庙中，崇宁间，众碑津润如流，独一碑否，是岁多疫。宣和中复如此。

陕西沿边地苦寒，种麦周岁始熟，以故粘齿不可食。如熙州，斤面则以掬灰和之，方能捍切。羊肉亦臃臊。惟原州二物皆美，面以纸囊送四旁为佳遗。

二浙造酒，皆用石灰。云无之则不清。尝在平江常熟县，见官务有烧灰柴，历漕司破钱收买。每醕一石，用石灰九两。以朴木先烧石灰令赤，并木灰皆冷，投醕中。私务用尤多。或用桑柴云。朴木，叶类青杨也。李百药为杜伏威欲杀，饮以石灰酒，因大利濒死，既而宿病皆愈。今南人饮之无恙，岂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？

郑州去京师两程，当川陕驿路，有纪事诗十余韵。其切当者：“南北更无三座寺，东西只有一条街。四时八节无筵席，半夜三更有界牌。”延州亦有诗云：“沙堆套里三条路，石炭烟中两座城。”又云“土洞里头行十日，山棚上面住三年。”谓中倚高山，自过蒲中，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。宁州亦云：“鸡足斜分三道水，蛇腰慢转一条街。”盖州依山而立，通衢宛转而上也。三水会于城下，故驿名三河。谓九陵、三桥、马岭，皆合流于泾。九陵河在东南，出庆州华池县千子山，川中九堆如陵，故名。三桥河在城西北，自襄乐界来，不知其源。马岭河在城西，自庆州乐蟠县界天固府下流至县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洛水，一名马岭川。俗谓宁州有三不可：斩、蹴り、丽豆。言地峻不可住也。河南亦有诗云：“宪州浑如枉死市，苛岚仿佛似阳间。”州有十。

拗，谓雪下炭贱，雨下水贵，出北门游西湖等。

建炎三年七月，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舍。时山上设烽火，夕举以报平安。留月余，即过浙东，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：“昔年随牒佐边侯，愁望长安向戍楼。今日衰颓来泽国，又看烽火照长洲。”是冬，金人犯杭、越。明年春，由平江以归。白马涧去城十八里，张氏数宅百余区，尽被焚毁，独留余所居，于壁边题“耿先生到此不烧”七字。

谚云“麦过人入口”。靖康元年，麦多高于人者，既熟，大雨，所损十八。

顺昌种谷道人云：“大风先倒无根树，伤寒偏死下虚人。”王恬智叟云：“犯色伤寒犹易治，伤寒犯色最难医。”王丹元素云：“治风先治脾，治痰先治气。”皆卫生之要也。

人家养鸡，虽百数；独一擅场者乃鸣，余莫敢应，故谚谓“一鸡死后一鸡

鸣”。尝在处州敛川，见佑圣僧舍养二雄鸡，每啼则更互竞发，饮啄栖游，亦不相斗。古云“两雄不并栖”，此岂无所竞而然邪？广南则群雄竞鸣，又不可解也。

小人之相亦多，其易验者，有一绝载云：“欲识为人贱，先须看四般，饭迟屙屎疾，睡易着衣难”。盖无不应者。

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，皆范宽所画。土地堂壁，有包氏画虎，赵评事马，皆奇笔。庙东兴教院人物，亦宽画，张芸叟谓：“面目大小，锐失王者之相。”盖人物非所工者。后殿有甘草一枝，长二丈余，其大如臂，亦异物也。

宁州龙兴寺，有开元二十二年所写《华严经》，记唐忌辰。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，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，而史有遗其崩日者。

河间老卒云：“蚕子最耐寒热。腊月八日或二十三日，以新水浴过，至三月间，虽热而桑未可采，则以绵絮裹置深密处，则不生。欲令生，则出置风日中。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，研汁洒桑叶饲之，则取丝多于其他。”白乐天《地黄诗》云：“与君啖老马，可使照地光。”二者当俱可信也。汉水渔者，取蚕肠以作钓丝，云虽挂千斤亦不断。长只数寸，盖皆未吐之丝耳。南人养蚕室中，以炽火逼之，欲其早老而省食，此其丝细弱不逮于北方也。《本草》谓：“蚕妇不可食苦菜，令蚕烂坏。”处州人言，此菜家家养蚕，不闻有损。方书有治蚕啮药，亦未尝闻见被伤者。

汝阴尉李仲舒汉臣，山阳人，生平戒杀。云释教令置虱于绵絮筒中，久亦饥死。有人教使置青草叶上，经宿沾露，则化为青虫飞去。尝试之，信然，皆背拆而化。

生姜苗铺荐席下去壁虱，椒叶能辟蚤，狗舌草花亦然。此草叶如狗舌，夏秋生细花，始白渐黄，无甚香臭，花茎长出叶上，根已枯而叶不枯，俗又名狗蚤花。M细，以干姜滋味和之，作馄饨饼夹食之，已泄利。叶捣如泥，可煨硫磺。原人裴和之云，尝用之也。

本朝借绯紫服者，皆不佩鱼。绍圣中，有引白乐天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：“无奈娇痴三岁女，绕腰啼哭觅银鱼”。自是始并鱼皆借。然未赴、已替、在朝皆不服，出国门乃衣。而唐牛丛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，帝面赐金紫。谢曰：“臣今衣刺史所假绯，即赐紫，为越等。”乃赐银绯。岂唐制赴日许服于朝，罢日则否，与今为异乎？

余尝行役，元日至邓州顺阳县，家家闭户，无所得食。令仆叩门糝米，其家辄叫怒，谓惊其家亲，卒不得。赖蔓菁根有大数斤者，煮之甘软，遂以充肠。宁州腊月八日，人家竞作白粥，于上以柿栗之类，染以众色为花鸟象，更相

送遗。浙人七夕，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，聚饮门首，谓之“吃巧”。不庆冬至，惟重岁节。澧州除夜，家家爆竹。每发声，即市人群儿环呼曰：“大熟。”如是达旦。其送节物，必以大竹两竿随之。广南则呼“万岁”，尤可骇者。宁州城倚北山，遇上元节，于南山巅维一绳，下达其麓，以瓦缶盛薪火，贯以环索，自上坠下，遥望如大奔星，土人呼为“彗星灯”。襄阳正月二十一日，谓之“穿天节”，云交甫解佩之日。郡中移会汉水之滨，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。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，以色丝贯之，悬插于首，以为得子之祥。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“大端午”，泛舟竞渡。逐村之人，各为一舟，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，身挂楮钱。或争驶驱击，有致死者，则此人甘斗杀之刑。故官司特加禁焉。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，游赏几无虚辰。使宅后圃名西园，春时纵人行乐。初开园日，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，较艺于府会。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，视数多者得先，谓之“撼雷”。自旦至暮，唯杂戏一色。坐于阅武场，环庭皆府官宅看棚。棚外始作高才登，庶民男左女右，立于其上如山。每诨一笑，须筵中哄堂，众庶皆噓者，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。至晚，较旗多者为胜。若上下不同笑者，不以为数也。浣花自城去僧寺（忘其名）凡十八里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。两岸皆民家，绞络水阁，饰以锦绣。每彩舟到，有歌舞者，则钩帘以观，赏以金帛。以大舰载公库酒，应游人之家，计口给酒，人支一升。至暮遵陆而归。有骑兵善于驰射，每守出城，必奔骤于前。夹道作棚为五七层，人立其上以观，但见其首，谓之“人头山”，亦分男左女右。至重九药市，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，设肆以货百药，犀麝之类皆堆积。府尹、监司皆步行以阅。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，容数十斛，置杯杓，凡名道人者皆恣饮。如是者五日。云亦间有异人奇诡之事。方太平盛时，公私富实，上下佚乐，不可一一载也。如澧州作“五瘟社”，旌旗仪物，皆王者所用，唯赭伞不敢施，而以油冒焉。以轻木制大舟，长数十丈，舳舻檣柁，无一不备，饰以五采。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，以载于舟中，浮之江中，谓之“送瘟”。成都元夕，每夜用油五千斤，他可知其费矣。

建炎元年秋，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。几千里无复鸡犬，井皆积尸，莫可饮；佛寺俱空，塑像尽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；殡无完柩，大逵已蔽于蓬蒿；菽粟梨枣，亦无人采刈。至咸平僧舍，有《金刚经》一藏，带帙皆为人取去，散弃墙壁间。乃太平兴国中所赐，字画纸饰颇极精好。后见家人辈私携其三卷以来，常念欲转以授人。值欧阳延世庆长与二弟自海陵过常熟，相过偶话：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，因游城隍庙，见塑妇人而关三木，旁有狱吏展案牘者，乃戏解其缚，于牘上书一“放”字。是夕遂梦至庙中，狱吏诘：“一妇人对词未竟，君辄纵去，当复为我摄之。”士子谏不为行。吏前捉其臂，已觉酸楚

，久之，又击其背，痛苦弗堪。乃告之曰：“吾能诵《金刚经》，幸见恕。”吏即引之见王，召令升殿诵之。但至第四分，曰：“不能默诵，但常读耳。”王命吏取经，顷刻已至，视之，乃其家本也。读至第六，王乃起立，廷下之人无数，皆合掌默听。至卷终，王语吏云：“可放其去。失囚当自求之。”吏乃送士子出门，以衣袖拂其背，痛即顿除。而喜于得脱，忘使治捉臂之处。既觉，明日命僧讽诵经庙中，以为阴报。而臂上遂发大疽，破溃月馀方愈。庆长兄弟亲所闻见，亦欲持诵此经，恨无善本，遂以与之。信幽冥之中，不可以欺，真实之语，其利为博也。

《灵棋》卦三上、二中、一下，名曰“送货”，亦曰“初吉。”繇文云：“客从南来，遗我良财，宝货珍玩，金碗玉杯。”晋颜幼明解曰：“以阴处中，应乎外阳。有朋远来，不亦宜乎？南者阳位，故曰南来。宝货珍玩，贵人之资也。金碗玉杯，良宴之具也。”宋何承天亦以为“大吉之卦”。杨文公在翰苑卜得之，忽有金帛之赐。吴任宗正少卿，亦得此卦，遂迁给事中，赐对衣金带鞍马。而《南史》载齐江谧，武帝出为东海太守，未发，忧甚。以弈棋占卦，云“有客南来，金碗玉杯”。及诏赐死，果以金罍盛药鸩之。然则繇文如卦影之象，虽人各有其应，而吉凶特未定也。岂祸福天之所秘，终不容人推测乎？

寒食火禁，盛于河东，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。以冬至后一百四日谓之“炊熟日”，饭面饼饵之类，皆为信宿之具。又以糜粉蒸为甜团，切破暴干，尤可以留久。以松枝插枣糕置门楣，呼为“子推”，留之经岁，云可以治口疮。寒食日上冢，亦不设香火，纸钱挂于莹树。其去乡里者，皆登山望祭，裂冥帛于空中，谓之“擘钱”。而京师四方因缘拜埽，遂设酒馔，携家春游。或寒食日阴雨，及有坟墓异地者，必择良辰，相继而出。以太原本寒食一月，遂谓寒食为一月节。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，种种备具，至有箫鼓乐器，亦储以待用者。

《后汉礼仪志》：“立春之日，夜漏未尽五刻，京师百官，皆衣青衣。郡国县道下至计食令史，皆服青帻立青幡，施土牛耕人于门外，以示兆民。”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，以岁干色为头，支色为身，纳音色为腹。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，支色为胫，纳音色为蹄。至于笼头、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，亦皆以岁日为别。州县官更执鞭击之，以示劝农之意。而庶民遂碎其牛，又不知何理，所在小人莫不争夺。而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，兼辟瘟疫，得少许则悬于帐上，调水以饮小儿，故相竞有致损伤者。处处皆用平旦，而衢州开化县须俟交气时刻，有至立春日之夜。而土牛么麽，仅若狗大，其陋尤可笑也。《汉志》又载：季冬之月“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，以送大寒”。今时

无有行者。

《汉文帝赞》云：“治霸陵，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。因其山，不起坟。”刘向以成帝营昌陵不成，复归延陵，制度泰奢，上疏谏曰：“孝文皇帝去坟薄葬，以俭安神，可以为则。”而《晋史》愍帝建兴三年六月，盗发汉霸、杜二陵及薄太后陵，太后面如生，得金玉彩帛不可胜纪。时以朝廷草创，服章多阙，敕收其馀，以实内府。而史不言何陵之物。遂使后世疑瓦器为不然。按赤眉在长安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，遂污辱吕后尸。凡有玉匣殓者，率皆如生。宋太祖皇帝即位，自周文武而下，凡掩三十六陵，而汉文亦在其间。皆唐末五代之所发者。盖摸金之人，但见巍然大冢，安知其中为无有？自非不封不树，则未有不发之墓也。世云张耆侍中、晏殊丞相墓皆被盗，张以所得甚厚，故不伤其尸。而晏以徒劳，遂破其头颅而去。此乃俭葬之害，是亦不幸，非常理可论也。今葬者，必瘞志文，盖备其必发。不然，何用置于圻中乎？

江浙无兔，系笔多用羊毛，惟明、信州为佳，毛柔和而不挛曲；亦用鹿毛，但脆易秃。湖南二广又用鸡毛，尤为软弱。高丽用猩猩毛，反太坚劲也。其用鼠须，只一两茎置笔心中。如狸毛则见于《唐史》，疑亦太弱。南方春夏梅雨蒸湿，墨皆胶败，滞笔而无光。徽州世出墨工，多佳墨，云以置灰中，则阴润不能坏也。

建中靖国初，韩忠彦、曾布同为宰相，曾短瘦而韩伟岸，每并立廷下，时谓“龟鹤宰相”。滕甫亦魁梧，而滕待之厚，游处未尝不与之俱，人呼为“内翰夹袋子”。秦观之子湛，大鼻类胡人，而柔媚舌短，世目之为“娇波斯”。有扬州人黎字东美，崇宁中作郎官监司，又有京师开书铺人陈询字嘉言，皆以貌像呼为“虾麻”。而琼林苑西南一亭，地界近水，俗号虾麻亭，天清寺前多积潦，亦名虾麻窝。都中轻薄子戏咏虾麻诗曰：“佳名标上苑，窝窟近天清。道士行为气，梢公打作更。嘉言呼舍弟，东美是家兄。莫向南方去，将君煮作羹。”

初虞世《必用方》载官片大腊茶与白矾二物解百毒，以为奇绝。《本草》：茶茗日茶皆一种，俱无治毒之功。后见剑川僧志坚云：“向游闽中，至建州坤口，见土人竞采盐麸木叶，蒸捣置模中，为大方片。问之，云作郊祀宫中支赐茶也。更无茶与他木。”然后知此茶乃五倍子叶耳，以之消毒，固宜有效。五倍子生盐麸木叶下，故一名盐麸桃。衢州开化又名仙人胆。陈藏器云：“蜀人谓之酸楠，又名醋楠。吴人呼乌盐。”按《玉篇》：[D144]字皮秘切。云木名，出蜀中，八月中吐穗如盐，可食，味酸美。《本草》云出吴、蜀山。余疑五倍子乃吴[D144]子声误而然耳。

疮发于足胫骨傍，肉冷难合，色紫而痒者，北人谓之廉疮，南人呼为疮

，其实一也。然西北之人，千万之中患者乃无一二。妇人以下实血盛，尤罕斯疾。南方妇女亦多苦之。盖俗喜饮白酒、食鱼鲞、嗜盐味。而盐则散血走下，鱼乃发热作疮，酒则行药有毒。三物气味皆入于脾、肾，而足之间，二脉皆由之。故疮之发，必在其所。《素问》云：“鱼盐之地，海滨傍水，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，盐者胜血（鱼发疮则热中之信，盐发热则胜血之征），其民皆黑色疏理，其病皆为痈疡。”（血热而弱，故有此）又《本草》：“酒大热有毒，能行百药。服石人不可长以酒下，遂引药气入于四肢，滞血化为痈疽。”今白酒面中多用草乌头之类，皆有大毒，甚于诸石。释经谓“甘刀刃之蜜，忘截舌之患”，况又害不在于目前者乎？谚谓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”。信矣！

杜子美有赠忆李白及寄姓名于他诗者，凡十有三篇。《昔游诗》云：“昔者与高、李，晚登单父台。”又有《登兖州城楼诗》，盖鲁、砀相邻。而太白亦有《鲁郡尧祠送别》长句，虽不著为谁而作，然二公皆尝至彼矣。世谓太白惟《饭颗山》一绝外，无与少陵之诗。史称《蜀道难》为杜而发。二公以文章齐名，相从之款，不应无酬唱赠送，恐或遗落耳。按工部行二，高适、严武诸公，皆呼杜二。今白集中有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子诗》一篇，余谓题下特脱一“美”字耳。杜赠白诗云：“秋来相顾尚飘蓬，”而李有“秋波落泗水，”“飞蓬各自远”云。以此考之，各无疑者。俗子遂谓翰林争名自绝，因辨是诗以释争名之谤。“醉别复几日，登临遍池台”。后言“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尊开。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。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林中杯。”又有《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》云：“闻道稽山去，偏宜谢客才。此中多逸兴，早晚向天台。”少陵《壮游诗》云：“东下姑苏台，已具浮海航。剡溪蕴秀异，欲罢不能忘。归帆拂天姥，中岁贡旧乡。”李所谓“友人”者，疑亦杜子美也。

“大人”以大对小而言耳，而世惟子称父为然。若施之于他，则众骇笑之矣！今略举经史子传之所云，以证其失焉。《易乾卦》：“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”《注》：大人，谓贤人君子。《论语》：“畏大人。”《注》：大人，即圣人。《孟子》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”《注》：大人谓国君。“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”。谓辅臣。“大人正己而物正”。谓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。“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”。《注》：务口腹者为小人，治心志者为大人。如“大人弗为”。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”，义亦类此。唯汉高祖云：“始大人以臣为亡赖。”霍去病云：“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。”崔钧云：“大人少有英称。”晋陈骞云：“大人大臣。”唐裴敬彝云：“大人病痛无彻然。”皆呼其父。而疏受叩头曰：“从大人议”，则又名其叔。张博云：“王遇大人益解。”范滂“惟大人割不忍之恩”，盖谓其

母。唐柳宗元谓刘禹锡之母亦曰：“无辞以白其大人。”《苏章传》：“苏纯云三辅号为大人。”《注》：“大人，长老称，尊事之也。”《岑彭传》：“韩歆，南阳大人。”《注》谓大家豪右。《高骈传》：女巫王奉先谓毕师铎曰：“扬州灾，有大人死。”秦彦曰：“非高公邪？”《呼韩邪单于传》：“大人相难久之。”后汉匈奴大人车利涿兵。唐盖苏文父为东部大人，则外国亦指尊长为大人也。梁元帝《金楼子》云：“荆间有人名我，此人向父称我，向子恒称名，此其异也。”又有名子为大人者，此人恒呼子为“大人”，此尤异也。又且侯单于谓“汉天子，我丈人行”。《注》：“丈人，尊老之称也”。故《荆轲传》：高渐离“家丈人召使前击筑”。杜甫赠韦济诗云：“丈人试静听。”而柳宗元呼妻父杨詹事丈人，母独孤氏为丈母。故今时惟婿呼妇翁为然，亦不敢名尊老，以畏讥笑。至呼父为爹，谓母为妈，以兄为哥，举世皆然。问其义，则无说，而莫知以为愧。风俗移人，咻于众楚，岂特是而已哉。爹字虽见于《南史》梁始兴王叔詹，云：“始兴王，人之爹，救人急，如水火，何时复来乳哺我！”荆土方言谓父为爹，乃音徒我切，又与世人所呼之音异也。

王逸少好鹅，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，而俗子乃呼鹅为“右军”，梅为“曹公”。前人已载尺牋有“汤卜右军一只，蜜浸曹公两瓶”，以为笑矣。有张元裕云，邓雍尝有柬招渠曰：“今日偶有惠左军者，已令具面，幸遇此同享。”初不识“左军”为何物，既食，乃鸭也。问其所名之出，在鹅之下，且淮右皆有此语。邓官至待制典荆州，洵武枢密之子。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观，遂谓妻母为“泰水”，正可与“左军”为对也。

“北敌焉知鼎重轻，指踪原是汉公卿。襄阳只有庞居士，受禅碑中无姓名”。人云吕本中居仁诗也。而其父好问，在围城中预请立张邦昌之人，遂为伪楚门下侍郎。有无名子大书此绝于常山县驿，云吕本中骂厥顽之作云。

衢州府江山县，每春时昏翳如雾，土人谓之“黄沙落”。云有沙堕于田苗果菜之中，皆能伤败；沾桑叶尤损蚕；中人亦能生疾。是亦岚瘴之类也，惟雨乃能解之。

明州大梅山长老法英，少有道誉，兼通外学。后退居在东都净因院，尝有堂僧以十二时歌赞之。既去，即掷之于地，曰：“是何乱道！”不谓其僧伫立户内，皆闻见之。已而，僧自他适。久之，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狱，而京师勘鞫初到，皆未示问目，但责其以何事到官，致有非所治而自状其过者。英对以不知所犯。于是押足缚之，仰卧牢上，以书卷令读，尽僧之法名，凡数千名，问令供孰与相识。阅之累日，乃记赞歌之人，遂以告狱吏。吏询游从因由，即具道素不交关，但尝一见而有轻笑其文之憾，恐挟此诬诋。其僧乃张怀素

之党，云与英结谋入蜀为乱。究之既无实迹，询其妄引之由，果见薄之恨也。其僧坐死，英得释放。伤人之言深于矛戟，信可为戒。一毁其文，而遽以死逮之，为报之酷，亦太甚矣！

浙中少皂荚，澡面、衲衣，皆用肥珠子。木亦高大，叶如槐而细，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，子圆黑肥大，肉亦厚，膏润于皂荚，故一名肥皂，人皆蒸熟暴干乃收。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，以糖水浸食，谓之“水晶皂儿”。车驾在越，北人亦取肥珠子为之。食者多苦腰痛，当是其性寒故也。《本草》不载，竟不知为何木。或云以沐头则退发。而南方妇人竟岁才一沐，止用灰汁而已。

天自东而西为左转，一昼夜一周。日月自西而东为右行，月一月、日一岁乃周。天行速，故日月附天，东出而西没。古人譬之如蚁行磨上，磨左旋而蚁右动，磨急而蚁缓，故但见蚁随磨转也。释氏每言偏袒右肩、右跽、右绕，《华严经净行品》云：“右绕于塔，当愿众生，所行无逆，成一切智。”所谓顺者，如右臂之内向，日月之东行是也。而今僧徒行道，与转轮经藏，皆自东南以至西北，乃左绕而逆行。李长者于《合论》中亦辨此失。但众习已久，莫能正之耳。

寅、午、戌月，世人多斋素，谓之“三长善月”。其事盖出于佛书。云大海之内，凡有四洲，中国与四夷特南赡部一洲耳。天帝之宫有一镜，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，随其善恶而祸福之。轮照四洲，每岁正、五、九月，正在南洲，故竟作善以要福。至唐高祖武德二年，遂诏天下，自今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不行死刑，禁屠杀。而今世仕宦之人，以此三月为恶月，不肯交印视事。或谓唐之节度使与刺史，凡有兵者，初至当犒设，而此三月禁屠，故迁避，而他官亦循仿为之也。今又有“二瓦”之法，凡数家具六位者，以正月九月为“上瓦”，五月为“下瓦”。瓦或云兀。瓦言其破，兀言其危，忌于临官。其八卦者，以巽为“上瓦”，坤为“下瓦”，皆以年起月，以月起日。又不知其术自何而有也。

高宗南幸，舟方在海中，每泊近岸，执政必登舟朝谒。行于沮洳，则蹶芒鞋，吕元直时为宰相，顾同列戏曰：“草履便将为赤写。”既而傍舟水深，乃积稻秆以进，参政范觉民曰：“稻秸聊以当沙堤。”

高卫、黎确为吏部侍郎，孟庾为户部侍郎，髭发皆白，而趋朝立班常相随，时呼为“三清”。孟年未老而早白，给事中洪拟戏之曰：“公乃借补老君也。”盖是时文武官多借补者。高大忠在待漏舍，忽语黎、孟曰：“吾三人趋朝，当独早于他官。”二公问其故，曰：“三老五更，自有故事，尚何疑乎？”

赵普以佐命功封韩王。车驾在临安，赵子画、韩肖胄、王衣同为贰卿，时人目之为“赵韩王。”

周曼，衢州开化县孔家步人，绍兴二年以特奏名补右迪功郎，授潭州善化县尉，待阙。有人以柬与之，往寻周官人家。曼怒曰：“我是宣教，甚唤作官人？看汝主人面，不欲送汝县中吃棒。”又尝夜至邑中灵山寺，以知事不出参，呼而捶之，曰：“我是国家命官，怎敢恁地无去就？”欲作状解官，群僧禱之，且令其仆取赂而已。曾乾曜有《丑奴儿》词十三首，皆咏外州风物。其一云：“蓦地厮看时。赤帕那，迪功郎儿。气岸昂昂因权县，厅子叫道，宣教请后，有无限威仪。先自不相知。取奉着，划地胡挥。甚时得归京里去？两省八座，横行正任，却会嫌卑。”令观周所为，则曾词摹写，已大奈富贵矣。

油，通四方可食与然者，惟胡麻为上，俗呼脂麻。言其性有八拗，谓雨时则薄收，大旱方大熟，开花向下，结子向上，炒焦压榨才得生油，膏车则滑，钻针乃涩也。而河东食大麻油，气臭，与荏子皆堪作雨衣。陕西又食杏仁、红蓝花子、蔓菁子油，亦以作镫。祖 ；以蔓菁子薰目，以致失明。今不闻为患。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，此当治风有益。江湖少胡麻，多以桐油为镫。但烟浓污物，画像之类尤畏之。沾衣不可洗，以冬瓜涤之，乃可去。色清而味甘，误食之，令人吐利。饮酒或茶，皆能荡涤，盖南方酒中多灰尔。尝有妇人误以膏发，粘结如椎，百治不能解，竟髡去之。又有旁毗子油，其根即乌药，村落人家以作膏火，其烟尤臭，故城市罕用。乌柏子油如脂，可灌烛，广南皆用，处、婺州亦有。颍州亦食鱼油，颇腥气。宣和中，京西大歉，人相食，炼脑为油以食，贩于四方，莫能辨也。

《本草》：麻^ナ，一名麻勃，云此麻花上勃勃者。故世人谓尘为勃土；果木诸物，上浮生者皆曰衣勃；和面而以干者傅之，亦曰面勃。浙人以米粉和羹，乃谓之米，音佩，而从力者韵，无两音。《大业杂记》载尚食直长谢讽造《淮南王食经》，有《四时饮》，凡三十七种，并加米。乃知此书如茶饮、茗饮、桂饮、酪饮皆然，未知与今同否也？

定州织“刻丝”，不用大机，以熟色丝经于木争上，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，以小梭经纬时，先留其处，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，合以成文，若不相连。承空视之，如雕镂之象，故名“刻丝”。如妇人一衣，终岁可就。虽作百花，使不相类亦可，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。单州成武县织薄缣，修广合于官度，而重才百铢，望之如雾。著故浣之，亦不纰疏。鄢陵有一种绢，幅甚狭而光密，蚕出独早，旧尝端午充贡。涇州虽小儿皆能捻茸毛为线，织方胜花。一匹重只十四两者，宣和间，一匹铁钱至四百千。又出嵌石、铁石之类，甚工巧，尺一对至五六千，番镊子每枚两贯。、宁州出绵绸。凤翔出鞍瓦，其天生曲材者，亦直数十缗。原州善造铁衔、镫、水绳、隐花皮，作鞍之华好者，用七宝镇厠，饰以马价珠，多者费直数千缗。西夏兴州出良弓，中国购得，云每张

数百千，时边将有以十数献童贯者。河间善造篋刀子，以水精美玉为靶，缕如丝发。陈起宗为詹度机宜罢官，至有数百副。衢州开化山僻，人极粗鲁，而制茶笼、铁锁亦佳。苏州以黄草心织布，色白而细，几若罗。越州尼皆善织，谓之“寺绫”者，乃北方“陷织”耳，名著天下。婺州红边贡罗，东阳花罗，皆不减东北，但丝缕中细，不可与无极、临棣等比也。

玄宗初立，姚崇为宰相。张说以素憾惧，潜诣岐王申款崇。他日朝，众趋出，崇曳踵为疾状。帝召问之，对曰：“臣损足。”曰：“无甚痛乎？”曰：“臣心有忧，痛不在足。”问以故，曰：“岐王，陛下爱弟；张说，辅臣，而密乘车出入王家，恐为所误，故忧之。”于是出说相州。开元二十四年，帝在东都，欲还长安。宰相裴耀卿等建言农入场圃未毕，须冬可还。李林甫阳蹇，独在后。帝问故，对曰：“臣非疾也，愿奏事。二都本帝王东西宫，往来何所待时？假令妨农，赦所过租赋可也。”帝大悦，即驾而西。后竟罢耀卿。李林甫居位十九年，卒荡覆天下。林甫之术，盖祖于崇也。以唐、虞、伊、周之美，而贼乱之人，犹假以为恶，况资权谄者乎！

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，俗呼“香莱门”。因更修，见其铁枢铸字，云风和二年六月造。纪元之名，不见载籍。门西道北有晁错庙，范忠宣再典许州有惠政，邦人为营房祠于庙傍。掘地得古井，不以甃，而陶瓦作圈，如蒸炊笼床之状，高尺许，皆以子口相承而上。世罕此制，亦莫知何时所创也。余后官五原，邻郡如镇戎、怀德，边寨皆流沙，不可凿井，教以此制，遂获其利。

陕西地既高寒，又土纹皆竖，官仓积谷，皆不以物藉。虽小麦最为难久，至二十年无一粒蛀者。民家只就田中作窖，开地如井口，深三四尺；下量蓄谷多寡，四围展之。土若金色，更无沙石，以火烧过，绞草为钉于四壁，盛谷多至数千石，愈久亦佳。以土实其口，上仍种植，禾黍滋茂于旧。唯叩地有声，雪易消释，以此可知。夏人犯边，多为所发。而官兵至虏寨，亦用是求之也。江浙仓庾去地数尺，以板为底，稻连秆作杷收。虽富家亦日治米为食。积久者不过两岁而转。地卑湿，而梅雨郁蒸，虽穹梁屋间犹若露珠点缀也。

杜预好后世名，刻石为二碑，纪其勋绩。一沉万山之下，一立岷山之上，曰：“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？”余尝守官襄阳，求岷山之碑，久已无见；而万山之下，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，屡已迁徙，石沉土下，那有出期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！今州城在岷、万两山之间，刘景升墓在城中，盖非古所治也。岷山在东，上有羊叔子庙。万山在西，元凯祠在焉。去三顾门四里，山下乃王粲井。石阑有古篆刻，今移在州宅后圃。过山十余里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，亦有祠。其前小山名作乐，相传躬耕歌《梁甫吟》于此。万山又名小岷，或曰西岷。故子美诗云：“应同王粲宅，留井岷山前。”孟浩然葬凤林关外，后人迁

其墓碑于谷隐寺中，遂失冢所在。习池在凤林寺山，北岸为汉江所啮，甚迹。数十年后，当不复见矣。

卫家人炊饭堕地，尽化为螺，岁余及祸。石崇家，稻米饭在地，经宿皆化为螺，人以为灭族之应。郑注败前，楮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。裴楷家，炊黍在甑，或变如拳，或作血，或作芡菁子，期年而卒。

《笔谈》载陕西以蟹辟疟鬼。余在安定尝会客，曹黄中庸食虾驹不去壳，齿龈皆伤，遂掷去之。都监杨璋见琼枝皆拨去，曰：“不喜食此脆骨。”游师雄景叔长安人，范丞相得新沙鱼皮，煮熟翦以为羹，一缕可作一瓯。食既，范问游：“味新觉胜乎常否？”答云：“将谓是兀兀毛，已哈了。”盖西人食面几不嚼也。南人罕作面饵。有戏语云：“孩儿先自睡不稳，更将捍面杖柱门。何如买个胡饼药杀着！”盖讥不北食也。建炎之后，江、浙、湖、湘、闽、广，西北流寓之人遍满。绍兴初，麦一斛至万二千钱，农获其利倍于种稻。而佃户输租，只有秋课。而种麦之利，独归客户。于是竞种春稼，极目不减淮北。

晋何曾日食万钱，犹曰无下箸处。其子劭亦有父风，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。王恺乃逾于劭，“一食万钱，犹曰无可下箸处”。而唯曾著于世者，以李翰《蒙求》有“何曾食万”之语也。

先公元中为尚书郎，时黄鲁直在馆中，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。报谢积久，尺牍盈轴，目之为“乞米帖”。后领漕淮南，诸公皆南迁，率假舟兵以送其行。故东坡到惠州有书来谢云：“蒙假二卒，大济旅途风水之虞，感戴高谊，无以云喻。方走海上益远，言之怅焉永慨！”余池饬宝之。崇宁初，晁无咎尝跋其后曰：“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暗投人，则莫不按剑而相盼，况嗜好吴越哉！季裕加于人数等矣！”又有昭陵于金花盘龙笺上飞白“清静”二字，其六点作鱼龙鸟兽之象，乃王著所献三百点中所无者；又十幅红罗上飞白二十字，本牛行王旦相家物；东坡书《白词》与四学士各写其诗词，凡二十轴，悬之照耀堂宇。为利诱势胁，于大观之后，幸能保守。靖康中，颍川遭金国之祸，化为烟尘。往来于心，迄今不能已已。珠玉可致，而此不可再得。是可恨也！

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，夹淮为二镇，号东西正阳。其西属颍镇，城之中有砖浮屠，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，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，终于正阳，云后若干年僧伽缘尽，彼当代其扬化。今亦下临淮流，虽大涨不过塔基之陞。东坡守颍，有文祭之。祷雪即应，一方事之甚严。建炎元年，泗州浮门内火发，未及普照寺，而塔中已焰出，一皆尽。僧伽真像，僧徒仅能营救，别建殿以庇。方就，而北兵已来，又皆烧毁，城中遂成丘墟。或云真像胡人负之北去

，疑释子讳为灰烟也。然劫烧之来，丽于形质，孰不归空？数缘既尽，虽云坚固，亦自当灭。岂佛陀之讖，其在是乎？

“管中窥豹”，世人唯知为王献之事。而其原，乃魏武令中语也。《魏志》注：建安八年庚申，令曰：“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，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。胡明君不官无功之臣，不赏不战之士。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赏功能。论者之言，一似管窥虎豹！”

●卷中

靖康初，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，复置《春秋》博士，又禁销金。时皇弟肃王使敌，为其拘留未归，种师道欲击之，而议和既定，纵其去，遂不讲防御之备。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：“不取肃王废舒王，不御大金禁销金，不议防秋治《春秋》。”其后，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塞，薄暑乃归。远至湖、湘、二浙，兵戈扰攘，所在未尝有乐土也。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，逾春乃出。人又以《千字文》为戏曰：“彼则寒来暑往，我乃秋收冬藏。”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：“南渡衣冠欠王导，北来消息少刘琨。”又云：“南游尚觉吴江冷，北狩应悲易水寒。”后世皆当为口实矣！

唐初，贼朱粲以人为粮，置捣磨寨，谓“啖醉人如食糟豚”。每览前史，为之伤叹。而自靖康丙午岁，金人乱华，六七年间，山东、京西、淮南等路，荆榛千里，斗米至数十千，且不可得。盗贼、官兵以至居民，更互相食。人肉之价，贱于犬豕，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，全躯暴以为腊。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，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唐，有持至行在犹食者。老瘦男子词谓之“饶把火”，妇人少艾者名为“不羨羊”，小儿呼为“和骨烂”，又通目为“两脚羊”。唐止朱粲一军，今百倍于前世，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陪堕，其死已众，又加以相食。杜少陵谓“丧乱死多门”，信矣！不意老眼亲见此时代，呜呼痛哉！

吴辉子华中奉云，渠へ严州日，太守李裁者信州人，每夕焚《尊胜陀罗尼》以施鬼神。自言前知万州，有一妓忽持白纸至郡，视其神色，大异平日。问其所诉，乃云：“某乃境内之神。每荷公厚赐，欲以少事相报，愿使吏以授其言。”遂令书之，云：“某月日郡界当有灾，比邻境为轻，冀无惊惧。”欲再询其名号，则妓已省，不自知其来也。至其日果大风雨，已而震雷大雹，伤害田稼。但循江而过，两岸所及不广。比郡至杀人畜，田之损者，十多八九。又尝自钱唐将还家，泛舟已到桐庐。五鼓欲行，忽有人大呼，寻李大府船。李惊起视之，乃一老人，衣布道袍，云：“睦州贼发，吾家所存者，三人而已。不可往彼，宜速回也。”李欲登岸询其子细，则已不见。遂遽还会稽。乃方腊已至睦州，同行数十舟，往者皆遇害。李后守严，尽饰境内神祠。有一庙，神像皆毁，惟三躯独存，而吴不记其名。严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，亦世所罕有，吴

亦不忆其始因也。则尊胜之利于幽冥，盖不可不信矣。

建炎之后，以国用窘匮，凡故例群臣锡予，多从废省。惟从官初除，鞍马、对衣之赐犹存，而省其半。绍兴二年，黎确由谏议大夫除吏部侍郎。见其赐目，后用御宝，而云：“马半匹，公服半领，金带半条，汗衫半领，裤一只。”甚可笑也。然皆计直给钱，但当减半计数可矣。时有司之陋，大抵多类此。

两朝誓书，景德二年二月一日，奉圣旨，令上石于天章阁。其词曰：“维景德元年，岁次甲辰，十二月庚辰朔，七日丙戌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：共遵诚信，虔守欢盟，以风土之宜，助军旅之费，每岁以绢二十万匹，银一十万两。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，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。沿边州军，各守疆界，两地人户，不得交侵。或有盗贼逋逃，彼此无令停匿；至于垄亩稼穡，南北勿纵绎骚。所有两朝城池，并可依旧存守；沟濠完葺，一切如常。即不得创筑城隍，开拔河道。誓书之外，各无所求。必务协同，庶存悠久。自此保安黎献，慎守封陲。质于天地神祇，告于宗庙社稷，子孙共守，传之无穷。有渝此盟，不克享国。昭昭天鉴，当共殛之。远具披陈，专俟报复，不宣，谨白。”报书云：“维统和二十二年，岁次甲辰，十二月庚辰朔，十二日辛卯，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：共议戢兵，复论通好，兼承惠顾，特下誓书。云‘以风土之宜，（其下文同前，至）当共殛之。’孤虽不才，敢遵此约。谨当告于天地，誓之子孙。苟渝此盟，明神是殛。专具谕述，不宣，谨白。”自是，两国百有余年坚守盟书，民获休息。而宣和中与大金结好，亦有“不克享国”之言，后先渝之，至以失信为责，改立伪楚，四海之人，肝胆涂地。孔子以兵食为可去，可见矣（昭陵时，吕夷简为相，缘西夏事，兆方遣刘六符来索故地，又增银绢各十万。富郑公报使，仅免败盟，不用“献”字而已）。

朝廷在江左，典籍散亡殆尽。省、曹、台、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，按以为法，谓之“省记条”。皆临时徇私自便。而敌骑自浙中渡江北归，官军败于建康江中，督将尚奏功，云其四太子几乎捉获，亦为之推赏。时谓以“省记条”推“几乎”赏。

范觉民为相，事皆委之都司。而郎中王寓、万格刻薄苛细，士夫多被其害，时为之语曰：“逢寓多齟齬，遇格必阻隔。”后欲行讨论法，乃宥大奸而滥及众人，竟送吏部，而范亦缘此被逐。

绍兴中，以财用窘匮，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，俸给米麦，虽宗室亦减半支給。其后半复中损，至于再三。遂至正任观察使，才请两石六斗。唯统兵官依旧全支。若刘韩二开府、张浚太尉、王燮承宣等，乃为统兵官。如殿前马步三帅，皆不得预。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：“昔为殿前班长行，请米四石八斗

；今作步军太尉，乃反不如。”而又不得为统兵官，是尤可笑也（盖是时殿前诸军数才数百。见殿帅郭仲荀云，窠坐之外，三十八人，每人卫宿，有从者只十五人也）。

开府刘光世，延安人，其先以夏将归朝。及建炎之后，以功臣检校太傅、两镇节使开府。部曲皆西人，有斗将王德，勇悍而丑，军中目为王夜叉，最为有名。时文士济南王洽字梦良，亦木强少和，言必厉声，性又刚果，后为大理治狱正，人亦呼之为王夜叉，以比阴狱牛头夜叉也。

昔契以佐禹有功，封于商，而赐姓子氏。周封微子启于宋。后十一世孔父嘉之孙，以王父字为孔氏。其子孔防叔避宋华督之难，奔鲁为大夫，因家于鲁。其曾孙是为先圣。而郑有孔张，出于子孔；卫有孔达，又有孔悝，出于姬姓。皆在子氏之先，非孔子之后也。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十月庚子日生，即鲁襄公之二十二年。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。哀公十六年也。母颜氏之第三女，名征在。娶宋之并官氏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封父叔梁纥为齐国公，母鲁国太夫人、妻郚国夫人。汉平帝元始元年，追谥夫子褒成宣尼公。魏文帝太和十六年，改谥文宣尼父。后周宣帝大象二年，追封邹国公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，尊为宣父。高宗乾封元年，赠太师。则天天授元年，封隆道公。明皇开元二十七年，谥文宣王。宋真宗祥符元年，加号玄圣文宣王，续改至圣。其嗣袭，魏封鲁国文信君；秦封鲁国文通君；汉高祖封奉嗣君；平帝改褒成侯；后汉和帝改褒亭侯；魏文帝改崇圣侯，晋武帝改奉圣亭侯；宋文帝崇圣侯；后魏文帝崇圣大夫；孝文帝复为侯；北齐文帝改恭圣侯；后周宣帝封邹国公；隋炀帝绍圣侯；唐太宗褒圣侯；明皇文宣公；宋仁宗改衍圣公，哲宗改奉圣，崇宁三年，复封衍圣公，制云：“孔子之后，自汉元帝封其爵为褒成君，以奉其祀，至平帝改为褒成侯，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。褒成，其国也；宣尼，其谥也；公、侯，其爵也。后之子孙，虽更改不一，而不失其义。至唐，去国名而袭谥号，礼之失也。谓宜去汉之旧，革唐之失。稽古正名，于义为允。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。”庙中有孔子手植桧三株。两株双立御赞殿前，高六丈余，围一丈四尺。其一在杏坛东南，高五丈余，围一丈三尺。晋永嘉三年枯死，至隋义宁元年复生。唐乾封二年又枯。宋康定年中，一枝复生。盖千五百余岁矣。庙中后汉碑三，魏碑三，齐碑一，隋碑二，唐碑十四。林中篆碑一，在伯鱼墓前，漫灭不可读。汉碑九。孔氏宅，除诸住外，祖庙殿廷廊庑，尚三百一十六间。其四十七代孙传作《东家杂记》，所载甚详，此其大略者也。

章谊宜叟侍郎，有田在明州。绍兴二年出租，预买绢三匹，三年增九匹，叹其赋重。从兄彦武在傍曰：“此作法自弊之过也。”初，宜叟为大理卿

，户部侍郎柳庭俊，乃其妻兄，寓居章舍。一日会饮，酣醉昼寝，遂至暮不醒。柳弟来白：“明当进对。未有札子。”柳惊起，即问章有何事可论，章戏曰：“方今财用窘匮，将天下官户赋役，同于编氓，此急务也。”柳大喜为然。明日陛对，具陈此事，遂即施行。士夫之家，既不能躬耕以尽地利，分租已薄；又无商贾他业，而与庶民庸调相等。其受害，盖出于一言之戏，“自弊”之语，诚有味也。

杜甫有《义鹞行》。张九龄有《鹰图赞序》曰：“鸟之鸷者，曰鹰曰鹞。鹰也，名扬于尚父，义见于《诗》；鹞也，迹隐于古人，史缺其载。岂昔之多识，物亦有遗；将今而嘉生，材无不出，为所呼之变，与所记不同者耶？”按：古人称雕鹞，又“鸷鸟累百，不如一鹞”。而鹞，今不见于世，岂名之变耶？然鹞又不可居鹰雕之右也！

杜甫《雕赋》云：“当九秋之凄清，见一鹞之直上。伊鸷鸟之累百，敢同年而争长。此雕之大略也。”则甫盖以雕为鹞矣。而孟康注《汉书》云“鹞，大雕也”。颜师古曰：“鹰，之属，非雕也。”《礼部韵》：“鹞，雕属也。”颜师古《注汉书》云：“隼鸷鸟，即今鹞也。说者以为鹞，失之矣。鹞字音胡骨反，鹞与鹞同。”又《货殖传》：“隼亦鸷鸟，即今所呼为鹞者。”

唐明皇注《孝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。张曲江有贺状云：“陛下至德法天，平分儒术，道已广其家，僧又不违其愿。三教并列，万姓知归。”今《孝经》盛行，《道德经》亦有石刻，唯《金刚经》罕见于世也。《张文献集》载《贺上仙公主灵应状》云：“右臣等，伏承今月八日，上仙公主灵座有祥风瑞虹之应。爰至启殡，乃知尸解。又承特稟清虚，薄于滋味，素含真气，自不食盐，泊于迁神，更标奇迹。伏望宣付史馆，以昭灵异。仍望宣示百官。”诏曰：“道有默仙，谓之形解。古来既尔，今亦将然。童幼之年，伤其夭促；灵变之理，乃入玄真。且与方外为心，不比人间结念。所谓书诸国史，以袭美玄，卿亦史官，任为凡例。兼请宣示者，并依。”而《新史》不载。岂以其妖妄而削之乎？曲江号为端士，亦复为此，将非林甫辈迫之故耶？至上仙之语，今虽帝子之贵，不敢用矣！

钓丝之半，系以荻梗，谓之浮子。视其没，则知鱼之中钩。韩退之《钓鱼诗》云“羽沉知食驶”，则唐世盖浮以羽也。

唐《张曲江集》载明皇《敕突厥书》云：“敕儿登里突厥可汗：天不福善，祸钟彼国。伽可汗倾逝，闻已恻然。自二十年间，结为父子，及此痛悼，何异所生？朕与可汗先人，情重骨肉。亦既与朕为子，可汗即合为孙。以孙比儿，似疏少许。今修先父之业，复继往时之好，此情更重，只可从亲。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。”故其下书皆呼为儿。而宋朝与契丹，始以年齿约为兄弟，而

彼主享国之永，至哲宗时，遂为大父行。与谓汉为丈人，唐敕称可汗呼儿异矣。

唐高宗召大臣，欲废皇后，立武昭仪，李称疾不入，褚遂良以死争。他日，绩独入见，帝问之曰：“朕欲立武昭仪为后，遂良固执以为不可。遂良既顾命大臣，事当且已乎？”对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！”帝意遂决。武惠妃谮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，帝欲皆废之，张九龄不奉诏。李林甫初无所言，退谓宦官之贵幸者曰：“此人主家事，何必问外人？”帝犹豫未决。九龄罢相，帝召宰相审之，林甫对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非臣等宜预。”帝意乃决。德宗欲废太子，立侄舒王，李泌曰：“赖陛下语臣，使杨素、许敬宗、李林甫之徒承此旨，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。”帝曰：“此朕家事，何预于卿，而力争如此？”对曰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今臣独任宰相之重，四海之内，一物失所，责归于臣。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，臣罪大矣！”太子由是获免。李泌首倡奸言，遂使林甫祖用其策，以逢君恶。至德宗便谓当然，反云“家事”以拒臣下。则作俑者，可不慎乎？卒之长源，能保其家族。而敬业之祸，戮及父祖，剖棺暴尸。忠邪之报，亦可以鉴矣！而蹈覆辙者相接。哀哉！

《常衮集》有《谢赐绯表》云：“内给事潘某奉敕旨，赐臣绯衣一副，并鱼袋、玉带、牙笏等。臣学愧聚萤，才非倚马。《典》、《坟》未博，谬陈良史之官；辞翰不工，叨辱侍臣之列。唯知待罪，敢望殊私？银章雪明，朱绂电映，鱼须在手，虹玉横腰。祇奉宠荣，顿忘惊惕。蜉蝣之咏，恐刺国风；蝼蚁之诚，难酬天造。”则知唐世玉带施于绯衣，而银鱼亦悬于玉带也。

本朝宗室，凡南班环卫官，皆以皇伯、叔、侄加于衔上，更不书姓，虽袒免外亲亦然。熙宁中，始有换授外官者，则去皇属而加姓。宣和中，又并姓除之，时以为非。靖康中，乃复旧制。《常衮集》载李讷《除秘书监词》云：“昔刘向父子代典文籍，今之秘宝，岂可避亲？堂从叔正议大夫、守光禄卿同正员、嗣泽王讷，幼嗣藩国，夙彰忠孝。”盖唐世非期亲不加皇字，虽出阁外任，亦不著姓，而以堂从载于衔上，似为得也。然本朝宗子，皆复名而连字，宗派服属，见而知之，又汉、唐以来所弗逮者。

柳子厚《龙城录》载：“贾宣伯爱金华山，即今双溪别界。其北有仙洞，俗呼以刘先生隐身处。其内有三十六宝，广三十六里。石刻上以松炬照之，云‘刘严字仲卿，汉射声校尉。当恭、显之际极谏，贬于东陬，隐迹于此，莫知所终’。则道士萧玉玄所记也。山口人时得玉篆牌。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。州人祈福，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，此亦未必为然。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！”余尝观《金华图经》，乃谓刘孝标居此洞以集《文选》。其谬误如此。绍兴中，欧阳文忠公孙懋守婺，余尝录仲卿事与之，使改正旧失

，未知曾革其非否？

河州凤林县凤林关，襄阳府襄阳县凤林山凤林关，严州遂安县有凤林乡，弘农郡隋改曰凤林郡。婺州金华县、梓州射洪县皆有金华山。如龙门、丙穴之类，亦有数处。

昔四明有异僧，身矮而蟠腹，负一布囊，中置百物，于稠人中时倾泻于地，曰“看，看”。人皆目为布袋和尚，然莫能测。临终作偈曰：“弥勒真弥勒，分身百千亿；时时识世人，时人总不识。”于是隐囊而化。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。张耒文潜学士，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。陈无己诗止云：“张侯便便腹如鼓。”至鲁直遂云：“形模弥勒一布袋，文字江河万古流。”则东坡谓李方叔：“我相夫子非癯仙。”盖语矣。

赵叔问为天官侍郎，肥而喜睡，又厌宾客。在省、还家，常挂歇息牌于门首，呼为“三觉侍郎”，谓朝回、饭后、归第故也。

范觉民作相，方三十二岁，肥白如冠玉。旦起与裹头、带巾，必皆览镜，时谓“三照相公”。

二浙旧少冰雪，绍兴壬子，车驾在钱唐，是冬大寒屡雪，冰厚数寸。北人遂窖藏之，烧地作荫，皆如京师之法。临安府委诸县皆藏，率请北人教其制度。明年五月天中节日，天适晴暑，供奉行宫，有司大获犒赏。其后钱唐无冰可收，时韩世忠在镇江，率以舟载至行在，兼昼夜牵挽疾驰，谓之“进冰船”。

泉、福二州妇人轿子，则用金漆，雇妇人以荷。福州以为僧擎，至他男子则不肯肩也。广州波斯妇，绕耳皆穿穴带环，有二十余枚者。家家以篋为门，人食槟榔，唾地如血。北人嘲之曰：“人人皆吐血，家家尽篋门。”又妇女凶悍喜斗讼，虽遭刑责，而不畏耻，寝陋尤甚。岂秀美之气，钟于绿珠而已邪？

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，色类獐鹿，人取其皮以为裘褥；又彼中造畜酒，以荻管吸于瓶中。老杜《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》云：“黄羊饫不膻，芦酒多还醉。”盖谓此也。

刘光世为浙西安抚大使，父延庆本夏人也。参议官范正舆除直龙图阁告词云：“入幕之宾，以折冲尊俎为任；从军之乐，以决胜笑谈为功。高适受哥舒之知，石洪应重祚之辟。”盖翰与乌皆夷人，且讥其尊俎笑谈以为功任也。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词云：“国有六职，百工与居一焉。凡今冬官之属，以予观之，才二十有八，而五官各有羨数。考冢宰官府之六属，各为六十。而天官则六十四，地官则七十，夏官则六十七，秋官则六十六。盖断简失次而然，非实散亡也。取其羨数，凡百工之事，归之冬官，其数乃周。汝尚深加考核，分别部居，不相杂厕，则六职者均一，非特可正历代之违，抑亦见今日辨治之精且详

也。非汝其谁任？”此皆洪炎之词。后洪除在京宫祠，请给人从班著并依旧。而同列赵思诚缴驳，以谓士指为不厘务中书舍人，其任代言之职，自有国以来，未有如此之谬者。遂罢为在外宫观。

自熙宁中分三省职事，故命令所出，必自中书。宰相进拟差除，及应干取旨施行者，亦由此而始。门下但掌省审封驳，尚书奉行而已。故士夫有求请差遣，得判“中”字者，更无不得之理。然蔡京为相，欲要时誉，凡有丐乞，皆对其人面书中字。莫不欢欣称颂，而有真、行、草之殊，堂吏阴识其旨，得失稽留，不言已喻。至王黼秉政，率作此中字，必须再呈，其不与者，则加一笔而为申。作伪心劳，遂使真可得者，初亦疑而不喜。又何要誉之有？

凡天下狱案讞，其状前贴方寸之纸。当笔宰相视之，书字其上。房吏节录案词大略，粘所判笔，以尚书省印印之。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。虽系人命百数，亦以一二字为决。得“上”字者，则皆贷；“下”字者并依法；“中”字则奏请有所轻重；“聚”则随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议；“三聚”则会三省同议。不过此数字而已，此岂所以为化笔欤！

宋字元实，春明坊宣献公之族子也，盾伟而黑色，无他才能，在扬州尝掖高宗登舟渡江，故被记录，历登运使，以殿撰知临安府。士民皆诋恶之，目为“油浇石佛”，甚者呼为“乌贼鱼”，谓其色黑，其政残，其性愚也。又作赋云：“身衣紫袍，则容服之相称；坐乘乌马，因人畜以无殊。”仍谜以詈之曰：“临安府城里两个活畜生：一个上面坐，一个下面行。”以其常乘乌马故也。尝有舟人杀士人一家，乃经府陈状云，“经风涛损失”，更不会问，便判状令执照。后事败于严州，尚执此状以自明。鞫之，前后此舟凡杀二十余家矣。其在临安，凡两经遗火，焚一城几尽。人谓府中有“送火军”，故致回禄。盖取其姓名，移析为此语。竟以言者论其谬政而罢。不数月，即除沿海制置使。终以扶持之劳，简在上心也。言者弗置，命乃不行。

徐犀，豫章南昌人。陈蕃为太守，在郡不接宾客，唯犀来，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蕃传云，为乐安太守（本名千乘，和帝更名），“郡人周ギ，高洁之士，前后郡守招命，莫肯至，唯蕃能致焉。字而不名，特为置一榻，去则县之”。蕃自乐安左转修武令，迁尚书，出为豫章太守。则为孺子下榻，乃在ギ至之后，而不著者，岂周无他事而徐有传，且又载于《世说》与《滕王阁序》，故显于后世耶？亦犹“鸢鸟累百，不如一”，本邹阳之书，元初中，樊准上疏荐庞参已用之，而人独称为孔融荐祢衡之语。“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”，此刘陶之疏，而世但知为范蔚宗论也。

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，乃丞相旧居。后钦圣宪肃别为居第，故有南北之号。其南第，屡经回禄，独厅事不焚。后因翻瓦，于屋极中得《华严经》一卷。

余尝刊《净行品》施人，帖于屋柱间，凡数十年，已万余本矣。后以遗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张博南叟帖于竹窗上。绍兴二年腊月八日，临安大火，烧数万家，张氏之居亦尽被焚热，其竹窗半焚，至所帖经处而上。其上屋一间亦独存。是皆可异者也。

绍兴三年七月，朱胜非以右仆射丁母忧，未卒哭，降起复制词，吏部侍郎、权直学士院陈与义之文也。以“兹宅大忧”四字，令翰林学士綦崇礼帖改为“方服私艰”，陈待罪而放。议者谓麻制中有“于戏！邦势若此，念积薪之已然；民力几何，惧奔駟之将败。朕之论相，何可以不备？卿之图功，亦在于攸终”。同列恶其言，故以“宅忧”疵之。昔杨文公以真庙御笔改“邻壤”一字，即辞职而去。后许□□作哲宗哀册，云“攀灵輿而增痛”，上皇改“攀”为“抚”、“痛”为“怆”，亦以不称辞位。留之再三，竟改礼部尚书。今使他人窜易，止待罪而已。又富郑公凡十九章，竟不起，末才一札子，即不许收接文字。皆非故事，盖时异不得而同也。

曾巩子固为越人，作《鉴湖图序》曰：“鉴湖，一曰南湖，南并山，北属州城漕渠，东西距江。汉顺帝永和五年，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，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。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。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，盖田之至江者九千顷而已也。其东曰曹娥斗门，曰蒿口斗门。水之循南堤而东者，由之以入于东江。其西曰广陵斗门，曰新径斗门。水之循北堤而西者，由之以入于西江。其北曰朱储斗门，去湖最近。盖因三江之上，两山之间，疏为一门，而以时视田中之水。小溢则纵其一，大溢则尽纵之，使入于三江之口。所谓湖高于田丈余，田又高海丈余。水少，则泄湖溉田；水多，则田中水入海。故无荒废之田，水旱之岁也。由汉以来几千载，其利未尝废。宋兴，始有盗湖为田者。祥符之间二十七户，庆历之间二户，为田四顷。当是时，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，使复田为湖。然自此更益慢法，而奸民日起。至于治平之间，盗湖为田者凡八十余户，为田七百余顷，而湖废尽矣。其仅存者，东为漕渠，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，南通若耶溪。自樵风泾至于峒乌十里皆水，广不能十余丈。每岁少雨，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。自此以来，人争为计说”云云。宣和中，王仲疑为太守，遂尽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二十五亩，以献于官。则民之盗者，不复禁戢。其蒋堂、杜杞、吴奎、范师道、施元长、张伯玉、陈宗言、赵诚复湖之议，与钱A之遗法，后世不复可考矣。

国朝祠令，在京大中小祀，岁中凡五十。立春祀青帝，后亥祭先农，后丑祀风师，皆于东郊。孟春上辛祈谷、祀昊上帝，是日祀感生帝，皆于南郊。享太庙、后庙。仲春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庙。上戊释奠昭烈武成王庙。戊日祭

太社、太稷，祀九宫贵神于东郊，祭五龙祠。刚日祭马祖于西郊。春分朝日于东郊，是日祠东太一宫，开冰祭司寒于冰井。季春吉巳祭先蚕于东郊。立夏祀赤帝于南郊。后申祀雨师、雷师于西郊。孟夏雩祀吴天上帝于南郊。享太庙后庙。五年一，则停时事。夏至祭皇地祇于北爷，是日祠中太一宫。季夏土王，祀黄帝于南郊，祀中溜于太庙之廷。立秋祀白帝于西郊。后辰祀灵星于南郊。孟秋享太庙、后庙。仲秋上丁释奠于至圣文宣王庙。上戊释奠于昭烈武成王庙。戊日祭太社、太稷，祀九宫贵神于东郊。刚日祀马社于西郊。秋分夕月于西郊，是日祠太一宫，祀寿星于南郊。季秋大享明堂，祀昊天上帝于南郊。立冬祀黑帝于北郊。后亥祀司中、司命、司民、司禄于北郊。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。享太庙、后庙。三年一禘，则停时享。祭司寒于北郊。刚日祭马步于西郊。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，是日祠中太一宫。季冬戊日，蜡百神、大明、夜明于南郊。腊享太庙、后庙，祭太社太稷。藏冰祭司寒于冰井。右并司天监于一季前，以择定日供报太常礼院，参详讫，还监，乃牒尚书祠部，具画日申牒散下。

凡大祠、中祠用乐。内中祠风、雨、雷师，五龙堂、先蚕，并不用。天地、日月、九宫（原阙）日遇忌日，不妨作乐。太社、太稷以下则备而不作。天地、宗庙、神州地祇、太社、太稷、五方帝、日月、太一、九宫贵神、蜡祭百神、太庙奏告，并为大祠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。先农、风师、雨师、雷师、至圣文宣王、昭烈武成王、五龙堂、先蚕、先代帝王、岳镇、海渎，并为中祠，散斋三日，致斋二日。马祖、先牧、中溜、灵星、寿星、马社、司中、司命、司民、司禄、司寒、马步，并为小祠，散斋二日，致斋一日。

曾子固《书魏郑公传》后曰：“予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，而太宗怒之，薄其恩礼，失始终之义，未尝不反覆嗟惜，恨其不思，而益知郑公之贤焉。伊尹、周公之谏切其君者，其言至深，而其事至迫也。存之于书，未尝掩焉。至今称太甲、成王为贤君，伊尹、周公为良相者，以其书可见也。令当时削而弃之，成区区之小让，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？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？或曰《春秋》之法，为尊、亲、贤者讳，与此其戾也？夫《春秋》之所讳者，恶也。纳谏诤，岂恶乎？然则有焚稿者，非欤？曰非伊尹、周公为之，近世取区区小亮者为之耳。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，而后世传之，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，而必其过常在于己也，岂爱君之谓欤？孔光之去其稿而惑后世，庸詎知非谋己之奸计乎？或曰造辟而言，诡辞而出，异乎？曰此非圣人所曾言也。今万一有是理，亦谓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。岂杜其告万世也？噫！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，不欺乎万世者，郑公也，益知其贤云。”

王令逢原《上刘莘老书》论诗之弊曰：“古之为《诗》者有道：礼义政治

，《诗》之主也；风雅颂，《诗》之体也；比赋兴，《诗》之言也；正之与变，《诗》之时也；鸟兽草木，《诗》之文也。夫礼义政治之道得，则君臣之道正，家国之道颐，天下之为父子夫妇之道定，则风者本是以为风，雅者用是以为雅，颂者取是以为颂。则赋者，赋此者也；比者，直而彰此者也；兴者，曲而明此者也。正之与变，得失于此者也；鸟兽草木，文此者也。是古之为《诗》者有主，则赋比兴、风雅颂以成之，而鸟兽草木以文之而已尔。后之诗者，不思其本，徒取其鸟兽草木之文，以纷更之，恶在其不陋也！”

曾子固作《厄台记》云：“淮阳之南，地名曰厄台，询其父老，夫子绝粮之所也。夫天地欲泰而先否，日月欲明而先晦。天地不否，万物岂知大德乎？日月不晦，万物岂知大明乎？天下至圣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尧有洪水之灾，舜有井廩之苦，禹有殛鲧之祸，汤有大旱之厄，文王有里之囚，武王有夷、齐之讥，周公有管、蔡之谤，孔子有绝粮之难。噫！圣人承万古之美，岂以一身为贵乎？是知合于天地之德，不能逃天地之数；齐日月之明，不能违日月之道。泰而不否，岂见圣人之志乎？明而不晦，岂见圣人之道乎？故孔子在陈也，讲诵弦歌不改常性。及犯围之出，列从而行，怡然而歌，美之为幸。又曰：君子不困不成王业。果哉！身歿之后，圣日皎然，文明之君，封祀不绝。有开必先，信其然也。于戏！先师夫子聘于时，民不否；遁于世，民不泰也。否则否于一时，泰则泰于万世。是使后之王者，知我先师之道，舍之则违，因之则昌，习之则贵，败之则亡。道之美此，孰为厄乎？”

李邦直作《韩太保墓表》云：“公讳惟忠，著籍真定。为灵寿人忠宪公曾祖，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，以忠宪公赠太保。太保之子讳处均，韩国公；韩国公之子讳保枢，鲁国公；鲁国公之子则忠宪公也，封陈国公。子八人。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，五世而诸孙尤众。自忠宪公至高祖，四世赠一品，上下衣冠七世。盖自唐末更五代，天下之民缠于兵火之毒者二百余年，至太祖、太宗起河北有天下，垦除祸难，提携赤子，而置之太平安乐之地，累圣继之，以休养生息为事，其顾指左右，驾馭驰骋，莫非一时之豪杰。考诸《国史》，则累朝将相，颇多河北人。若赵韩王普，实保塞人，曹冀〔此处文字有脱漏〕王太尉旦莘人，张尚书咏清丰人，柳公开元城人，李文靖公沆肥乡人，张文节公知白清平人，宋宣献公绶平棘人，韩忠献公琦安阳人，余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，不可悉数。窃尝原其故矣，夫河北方二千里，太行横亘中国，号为天下脊；而大河自积石行万里出砥柱，旁缘太行至大伾斗折而东，下走大海。长冈巨阜，纡余盘屈，以相拱揖抱负。小则绵一州，大则连数郡，其气象如此。而土风浑厚，人性质朴，则慷慨忠义之士，固宜出于其中。虽或不遇，不及自

用，其才亦必淹郁，亭蓄，声发益大，泽浸益远，以施于子孙，亦自然之理也。元丰元年秋九月，丞相自太原易镇定武，乃诣灵寿，既祠谒墓下，因属清臣为之表，而得阳翟孙曼叔书于石。不独著太保公之系，将以遍示天下为人子孙者焉。”忠宪公名亿，事仁宗为同知枢密院、参知政事。八子：绛、缜为宰相，维为门下侍郎，四为员外郎，一寺丞早世。故黄鲁直为子华挽诗云“八龙归月旦，三凤继天衢”者，盖实录也。

蔡京《太清楼侍宴记》云：“政和二年三月，皇帝制诏，臣京宥过省愆，复官就第。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，宴太清楼。召臣执中、臣侯、臣伊思、臣京、臣绅、臣居厚、臣正夫、臣蒙、臣洵仁、臣居中、臣洵武、臣侏、臣贯于崇政殿赐坐，命宫人击鞠，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。诏臣京曰‘此跬步至宣和，即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，厚诬宫禁。其令子攸掖入观焉。’东入小花径，南度碧芦丛，又东入便门，至宣和殿。殿止三楹，几案台榻，漆以黑，下宇纯朱，上栋纯绿，饰缘无文采。东西庑各有殿，东曰琼兰，西曰凝芳，后曰积翠，南曰瑶林，北洞曰玉宇。后有沼，曰环碧。两旁有亭，曰临漪、华渚。沼次有山，殿曰云华，阁曰太宁。左右蹊道以登，中道有亭曰琳霄，次曰会春。阁下有殿曰玉华。玉华之侧，有御书榜曰玉洞琼文之殿。旁有种玉绿云轩相峙。臣京奏曰‘宣和殿阁亭沼，齐清虚，雅素若此，则言者不根，盖不足恤。’日午，谒者引执中已下入。女童乐四百，靴袍五带，列排场下，宫人珠笼巾、玉束带，秉扇、拂、壶、巾、剑、钺，持香球，拥御床以次立。酒三行，上顾谓群臣曰：‘承平无事，君臣同乐，宜略去苛礼，饮食起居当自便无间。’已而，群臣尽醉。”京又《为皇帝幸鸣銮堂记》曰：“宣和元年九月，金芝生道德院。二十日，皇帝自景龙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鸣銮堂，淑妃从。臣京朝堂下，移班拜妃，内侍连呼曰‘妃答拜’。臣欲谢，内侍掖起，膝不得下。上曰：‘今岁四幸鸣銮矣’。臣顿首曰：‘昔人三顾，堂成已六幸，千载荣遇。鸣銮固卑陋，且家素窳无具，愿留少顷，使得伸尊奉意。’上曰：‘为卿从容。’臣退西庑视庖膳。上为举箸屡酬，欢笑如家人，六遣使持码碯大杯赐酒，遂御西阁，亲手调茶，分赐左右。妃亦酌。遣使道由臣堂视卧内，嗟其弊恶。步至芝所，上立门屏侧，语臣曰：‘不御袍带，不可相见，可去冠服。’臣惶怖曰：‘人臣安敢？罪当万死！’上曰：‘既为姻家，置君臣礼，当叙亲。’上亲以手持橄榄以赐。时屏内御坐有嫔在侧，咫尺不敢望。众哗曰‘妃也。’妃兴顾，遽起立。臣附童贯致礼，乃奏乞遣贯为妃寿。上乃酌酒授贯，妃饮竟。上又酌为妃酬酒。上调羹，妃剖橙榴折芭蕉分余甘，遣臣婢竞遗赐，曰：‘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，必赐师相，无顷刻废忘，谕师相，知无忘。’臣怀感叹谢。上又赐酒，命贯酌，曰：‘可与贯语。’贯为臣言：‘君臣相与，古今无

若者。’臣呜咽嗟惜，因语：‘身危，非主上几不保，如今日大理魏彦纯事是也。’贯遽以闻，上骇曰：‘御卿若此，小人犹敢尔？昨日聂山对，请穷治彦纯，已觉其离间，故罢山尹事。朕岂以一语罪卿？小人以细故罗织耳！’亟索纸，即屏上草诏释彦纯，山出知安州。上又命酒，使贯陪，遂醉，诸孙掖出。”京之叙致缕如此。不特欲夸耀于世，又将以恐动言者。然不知皆不足恃为荣也，而适足以为国家之辱焉。时以其居尚露土木，赐紫罗万匹，使制帘幕。而京之献遗，亦数十万缗。后户部侍郎王蕃发之究治，皆榷货务钱也。所谓天波溪者，由景龙门宝宫循城西南以至京第，其子縗上书其父，谓“今日恩波，他年祸水。”而小民谣言《十不羨》中“万乘官家渠底串”者是也。

自中原遭难以来，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，盖已不可胜计。而避地二广者，幸获安居。连年瘴疠，至有灭门。如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，在太湖中，非舟楫不可到。胡骑寇兵，皆莫能至。然地方共几百里，多种柑橘桑麻，糊口之物，尽仰商贩。绍兴二年冬，忽大寒，湖水遂冰，米船不到，山中小民多饿死。富家遗人负载，蹈冰可行，遽又泮坼，陷而没者亦众。泛舟而往，卒遇巨风激水，舟皆即冰冻重而覆溺，复不能免。又是岁八月十八日，钱唐观潮，往者特盛。岸高二丈许，上多积薪，人皆乘薪而立。忽风驾洪涛出岸，激薪崩摧，死者有数百人。衢州开化县界严、徽、信州之间，万山所环，路不通驿，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，居人流寓，恃以安处。三年春，偶邑人以私怨告众事魔，有白马洞缪罗者，杀保正，怒其乞取，其弟四六者，辄衣赭服，传宣喧动。至遣官兵往捕，一方被害。七夕日，兴化军忽大水，城内七尺，连及泉州界，漂千余家。前此父老所不记。盖九州之内，几无地能保其生者。岂一时之人，数当尔邪？少陵谓“丧乱死多门”，信矣！

范文正公四子，长曰纯，材高善知人，如狄青、郭逵，时为指使，皆礼异之，又教狄以《左传》，幕府得人，多所荐达。又通兵书，学道家能出神。一日方观坐，为妹婿蔡交以杖击户，神惊不归，自尔遂失心。然居丧犹如礼，草文正行状，皆不误失。至其得疾之岁，即书曰：“自此天下大乱。”遂掷笔于地，盖其心之乱也。有子早世。只一孙女，丧夫，亦病狂。尝闭于室中，窗外有大桃树，花适盛开，一夕断棣登木食桃花几尽。明旦，人见其裸身坐于树杪，以梯下之，自是遂愈。再嫁洛人奉议郎任，以寿终。

中书舍人四员，分掌六房，事无钜细，皆与宰相通签，奏状书衔亦俱平写。但押字，即在纸后印窠心中，与他官司异也。

任忠厚蜀人，有文，驰誉上庠。一目患翳，而身甚长，服赐第时绿袍，几不及踝。然喜嘲谑，常玩一友人，其人恚曰：“公状貌如此，曾自为其目否？”任见其怒，即曰：“吾亦自有诗也。”问之，云：“有个官人靡恃己，著

领蓝袍罔谈彼，面上带些天地玄，眼中更有陈根委。”其人乃笑而已。皆《千字文》歇后语也。

广南风俗，市井坐估，多僧人为之，率皆致富。又例有室家，故其妇女多嫁于僧，欲落发则行定，既度乃成礼。市中亦制僧帽，止一圈而无屋，但欲簪花其上也。尝有富家嫁女，大会宾客，有一北人在坐。久之，迎婿始来，喧呼“王郎至矣！”视之乃一僧也。客大惊骇，因为诗曰：“行尽人间四百州，只应此地最风流。夜来花烛开新燕，迎得王郎不裹头！”如贫下之家，女年十四五，即使自营嫁装，办而后嫁。其所喜者，父母即从而归之，初无一钱之费也。

全州兴安县石灰铺，有陶弼商公诗云：“马度严关口，生归喜复嗟。天文离卷舌，人影背含沙。江势一两曲，梅梢三四花。登高休问路，云下是吾家。”鲁直题其后云：“修水黄庭坚窜宜州，少休于此。观商公五言，叹赏久之。崇宁三年五月癸酉，南风小雨。”至绍兴中，字墨犹存。

黄策在平江府出卖蔡京籍没财物，得京亲书《亲奉圣语札子》云：元符三年五月十日，召赴内东门小殿，上曰：“废后久处瑶华，皇太后极所矜怜，今欲复其位号，召卿草制。”奏曰：“臣曾草废后诏，今又草复后制，臣岂得无罪？”上曰：“此岂干卿事？兼皇太后言，昨先帝既废后，亦有悔意，曾语与皇太后。今先帝上仙，追前意与复位号，于理无嫌。”臣京对曰：“古无两后，今日因皇太后恩怜，理亦无妨。但臣闻有复必有废，未知圣意如何？存之何害？废之何益？”上曰：“元符皇后先帝所立，位号已定，岂可更废之？适足以彰先帝之失。”臣京曰：“圣意如此，天下幸甚。元符皇后存之何害于朝廷？废之适足快报怨于先帝之人。存废于朝廷无利害，恭闻德音，有以见陛下尽兄弟之义，皇太后敦母爱之仁。天下幸甚。”按京之心，当时备载一时之语，盖欲彰大有功于昭怀尔，初未尝致意于昭慈圣献之废。哲庙尝有悔意也。绍兴初，取京亲书，因下诏曰：“隆皇太后仙游不反，殡奉有期。永怀保之功，务极褒崇之典。爰念蒙垢于绍圣之末，即瑶华而退居；复位于建中之初，实钦圣之慈旨。属奸臣之当制，乃隐没而不言。莫洗谤伤，久淹岁月。”至三年八月，镇潼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信安郡王孟忠厚，以“隐没不言”之事天下未知，乞将京所进《录圣语札子》宣付史馆，遂从其请焉。

范忠宣公自随守责永州安置，诰词有“谤诬先烈”之语，公读之泣下曰：“神考于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，恨无以报，何敢更加诬诋？”盖李逢乃公外弟，尝假贷不满，憾公。后逢与宗室世居狂谋，事露系狱，吏问其发意之端，乃云因于公家见《推背图》，故有谋。时王介甫方怒公排议新法，遽请追逮。神考不许，曰：“此书人皆有之，不足坐也。”全族之恩，乃谓此耳。

建炎后俚语，有见当时之事者。如“仕途捷径无过贼，上将奇谋只是招。”又云“欲得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；欲得富，赶着行在卖酒醋。”

韩退之《送僧澄观诗》云：“火烧水转扫地空，突兀便高三百尺。借问经营本何人？道人澄观名籍籍。皆言澄观虽僧徒，公才吏用当今无。”凡释氏营建作大缘事，虽赖行业，然非有才智，亦不可也。平江府常熟县有僧文用，目不识字，而有心术。始欲建寺，即倡云：“城西北有山，而东南乃湖水，客胜于主，在术家为不利。若于湖滨建为梵宫，起塔其上，则百里之内，四民道释当日隆于前矣。”乃规沮洳浅水之中，欲置寺基于是。邑人欣然从之，老幼负土，虽闺房妇女，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，不旬月，遂为皋陆。乃创为甃塔，再级则止。又作轮藏，殊极么么。他寺每转三匝，率用钱三百六十，而此一转，亦可取金，才十之一。日运不绝，遂铸大钟，用铜三千斤。时慧日、东灵二寺，已为亡人撞无常钟，若又加一处，不特不多，且有争夺之嫌。文用乃特为长生钟，为生者诞日而击。随所生时而叩，故同日者亦不相碍，获施不费。先是酒务有漏瓶弃之，文用乞得数千枚，散于邑中编户，每淘炊时，丐置一掬其中，旬日一掠，谓之旬头米。工匠百数，赖此足食。慧日禅寺为屯兵残毁，县宰欲请长老住持，患无以供给，文用首助钱五百千，由此上下乐之，施利日广。自建炎戊申至绍兴癸丑，六岁之间，化钱余十五万缗。又请朱_π坟寺旧额，为崇教兴福院，不数年，遂为大刹矣。其人故未可与澄观拟，但其所为，皆用权术，悦人以取，而人不悟也。

兴化军莆田县去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，江水在其下，亦曰通应。地名迎仙，水极深缓，海潮之来亦至庙所，故其江水咸淡得中。子鱼出其间者，味最珍美。上下十数里，鱼味即异，颇难多得。故通应子鱼，名传天下。而四方不知，乃谓子鱼大可容印者为佳。虽山谷之博闻，犹以通印鳖鱼为披绵黄雀之对也。至云“鳖鱼背上通三印”，则传者益误，正可与“一麾”为比矣。以子名者，取子多为贵也。

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癸丑七岁之间，在执政者三十有五人，凡易十一相。而吕颐浩、朱胜非皆再入，盖无岁不罢易也。时以地褊员多，惟选人得终三考，京朝官以上，率二年成资即替。从官郎曹，率以递升。岁余不迁者，已有淹滞之叹。士子戏谓“自周岁以至三年”，盖有高下之序也。

绍兴三年八月，浙右地震，地生白毛，韧不可断。时平江童谣曰：“地上白毛生，老小一齐行。”台臣论其事，因下求言之诏。宰相吕颐浩由此以罪罢。按《晋志》成帝咸康初、孝武太元二年、十四年，地皆生毛，近白祥也。孙盛以为人劳之异。其后征伐征敛赋役无宁岁，天下劳扰，百姓疲怨焉。时军卒多虏掠妇女，人有三四，每随军而行，谓之老小。方韩、刘自建康、镇江更戍

。既而，刘移屯池州，韩复分军江宁，王夔往湖南，岳飞自江外来行在，即至九江，郭仲荀赴明州，老小之行，已数十万人也。

临沂县韩彦文作《二府除拜录》，载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绍兴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间，任二府执政者三百四十余人。宰相八十人，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，年三十二，为最少。毕文简士安景德元年作相，年八十五，为最老。执政一百三十四人，范宗尹先作相一年，毕文简与拜相同岁，二人亦皆为长幼之冠。西枢一百三十四人，章质夫崇宁元年年七十六，为同知院事。寇莱公准淳化二年为副使，年三十一。惟傅尧俞为中书侍郎，韩崇训、曹辅为枢密，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。内除七十七人互见，实二百七十一人，周朝旧相亦在其中。

周邦彦待制尝为刘之祖作埋铭，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，不受。刘无以报之，因除户部尚书，荐以自代。后刘缘坐王き讫天言事得罪，美成亦落职，罢知顺昌府宫祠。周笑谓人曰：“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，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，亦异事也。”

顾临子敦内翰，姿状雄伟，少未显时，人以“顾屠”嘲之。元中，自给事中为河北都运使，苏子瞻作诗送之云：“我友顾子敦，躯胆两雄伟。便便十围腹，不但贮书史。容君数百人，一笑万事已。十年卧江海，了不见愠喜。磨刀向猪羊，酾酒会邻里。归来如一梦，丰颊愈茂美。平生批敕手，浓墨写黄纸。会当勒燕然，廊庙登剑履。翻然向河朔，坐念东郡水。河来屹不去，如尊乃勇耳。”顾得之不乐。既行，群公祖道郊外，子瞻辞疾不往，和前韵以送，因以自解焉：“君为江南英，面作河朔伟。人间一好汉，谁似张长史？上书苦留君，言拙辄报已。置之勿复道，出处俱可喜。攀舆共六尺，食肉飞万里。谁言远近殊？等是朝廷美。遥知别送处，醉墨争淋纸。我以病杜门，《商颂》空振履。后会知何日？一欢如覆水。善保千金躯，前言戏之耳！”

蔡叔厚云，进士登第赴燕琼林，结婚之家为办支费，谓之铺地钱；至庶姓而攀华胄，则谓之买门钱；今通名为系捉钱。凡有官者皆然，不论其非榜下也。

白乐天诗云：“岁盏后推蓝尾酒，辛盘先劝胶牙饧。”又云：“三杯蓝尾酒，一胶牙饧。”而东坡亦云“蓝尾忽惊新火后（乐天《寒食》诗云“三杯蓝尾酒”），遨头要及浣花前。”（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，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）皆用蓝字。余尝见唐小说，载有翁姥共食一饼，忽有客至，云“使秀才婪尾”，于是二人所啖甚微，末乃授客，其得独多，故用贪婪之字。如岁盏屠苏酒，自小饮至大，老人最后，所余为多，则亦有贪婪之意。以饧胶牙，俗亦于岁旦嚼琥珀饧，以验齿之坚脱，故或用较字。然二者又施之寒食，岂唐世与今异乎？

东坡作《雪诗》云：“冻合玉楼寒起粟，光摇银海眩生花。”人多不晓玉楼银海事，惟王文正公云：“此见于道家，谓肩与目也。”又有诗云：“三杯软饱后，一枕黑甜余。”此谚语也。若无杯枕，则后世不知其为酒与睡矣。

元末，已有“绍述”之论，时来之邵为御史，议事率多首鼠，世目之为“两来子”。绍兴中，吕元直为相，骤引席益为参政，故席感恩，悉力为助。已而徐师川在西枢得君，与吕不协，席乃阴与徐结，于时又号为“二形人”。谓阳与吕合而阴与徐交也。吕既出，而欲为刺虎之术，竟不能就，而反被逐，士夫莫不快之。

有人自云能使碌轴相搏，因先敛钱，以二瓢为试，置之相去一二尺，而跳跃相就，上下宛转不止。人皆竞出钱，欲看石轴相击。遂有告其造妖术惑众，收赴狱中，锢以铁锁，灌之猪血。其人诉云：“二瓢尚在怀中。乃捣磁石错铁末，以胶涂瓢中各半边，铁为石气所吸，遂致如此。其云使石者，特给众以率钱耳。”破之信然，久乃释之。

绍兴中，在钱唐八座止两人，洪拟、黄叔敖也。每传呼尚书，则市人相戏问：“是何颜色者？”

世有自讳其名者。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，上元，有司举故事呈禀，乃判状云：“依例放火三日。”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。又有典乐徐申，知常州，押纲使臣被盗，具状申乞收捕，不为施行。此人不知，至于再三，竟寝不报。始悟以犯名之故。遂往见之，云：“某累申被贼，而不依申行遣，当申提刑，申转运，申廉访，申帅司，申省部，申御史台，申朝廷，身死即休也！”坐客笑不能忍。许先之监左藏库，方请衣，人众，有武臣亲往慰之曰：“某无使令，故躬来请，乞先支給。”许允之，久之未到。再往叩之云：“适蒙许先支，今尚未得。”许谕曰：“公可少待。”遂至暮不及而去。汪伯彦作西枢，有副承旨当唤状，而陈牒姓张校尉，名与汪同，遂止呼张校尉。其人不知为谁，久不敢出。再三喻令勿避，竟不敢言。既又迫之，忽大呼曰：“汪伯彦。”左右笑恐。汪骂之曰：“畜生。”遂累月不敢复出。

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，而耻为营生。故小民之家，不能供其费者，皆纵其私通，谓之贴夫，公然出入不以为怪。如近寺居人，其所贴者皆僧行者，多至有四五焉。浙人以鸭儿为大讳，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，亦无气。后至南方，乃知鸭若只一雄，则虽合而无卵，须二三始有子。其以为讳者，盖为是耳，不在于无气也。

崇宁中，方严党禁，凡系籍人子孙，不听仕宦及身至京畿。时司马朴文季，温公之侄孙，外祖乃范忠宣，又娶张芸叟之女。元年中受外家恩泽，世谓对佛杀了无罪也。又晁十二以道，自为优人过阶语云：“但仆元间诗赋登科，靖

国中宏词入等，尚之唤作哥哥，补之呼为弟弟。甚人上书耶？甚人晁咏之！”闻者莫不绝倒。

金人南牧，上皇逊位，虏将及都城，乃与蔡攸一二近侍，微服乘花纲小舟东下，人皆莫知。至泗上，徒步至市中买鱼，酬价未谐，估人呼为保仪。上皇顾攸笑曰“这汉毒也。”归犹赋诗，用“就船鱼美”故事，初不以为戚。

秦鲁国大长公主，昭陵之女，下嫁钱景臻太傅，于今上为曾祖姑。二子忱、卞，皆为节度使，靖康中，换为上将军，遂无俸给。幼子遥郡防御使，至绍兴间，新制，非经参部人不勘支俸钱，三子遂俱无禄。独大主所请钱斛，已不能足用，又避地遍走二广，所至多不给。时年余七十，上表乞赴行阙，不允，再具奏：“妾虽迫于饥窘，不敢妄有干求。但以年老多病，瘴疠之余，得一望清光，虽死不恨。”始听来朝。上皇改公、郡、县主为帝宗族姬，时以语音为不祥。至是，饥窘之言果见于文表，是可怪也。

宋景文与兄元宪，少时尝谒杨大年。坐中赋《落花诗》，元宪云：“金谷路尘埋国艳，武陵溪水泛天香。”景文云：“将飘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。”文公以兄为胜，谓景文小巧，他日富贵亦不迨其兄，且不当更用“落”字也。

谚有“巧息妇做得不得没面个个毛”与“远井不救近渴”之语，陈无己用以诗云：“巧手莫为无面饼，谁能救渴需远井？”遂不知为俗语。世谓少陵“鸡狗亦得将”，用“嫁得鸡，逐鸡飞，嫁得狗，逐狗走”。或几是也。

绍兴年间，天下州郡遂成三分：一为伪齐、金人所据；一付张浚承制除拜；朝廷所有，唯二浙、江、湖、闽、广而已。员多阙少，如诸州通判，佳处见任与待阙者，率常四五人。时洪拟尚书与梁弁为故人，弁待平江府已二年，而拟之子光祖又在弁后，遂为营求为枢密院计议官，又当待阙三岁。弁作启谢洪曰“虽云出谷以迁乔，殆类进寸而退尺”。或谓计议之比，实进非退，不若以“远井近渴”为对也。后台章论之，还梁故任，而罢光祖。

上皇始爱灵壁石，既而嫌其止一面，遂远取太湖。然湖石粗而太大，后又搬于衢州之常山县南私村，其石皆峰岩青润，可置几案，号为巧石。乃以大者，叠为山岭，上设殿亭。所用既广，取之不绝，舳舻相衔。渊圣即位，罢花石纲，沿流皆委弃道傍。金人围都城，城中之机石，多碎以为炮。虏既去，晁说之以道舍人东下过符离，有高况者以二石遗之，晁以诗谢曰：“泗滨浮石岂不好？怊怅上方承眷时。今日道傍谁著眼？女墙犹得掷胡儿！”

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职知亳州，限三日到任，仓皇东下，夜至阳镇，已属亳境，使人语镇官，假一介就州呼迓人。时宣义郎王伟为监官，初未闻报，且讶行李萧条，疑以为伪，叱去不与。王惧于逾期，遂以敕呈之。时谓“郡守呈

敕于监镇”，世未尝有也。或云堂札误书“赴”字为“到”。然王乃蔡京所恶，时为宰相，乃故，非误也。

许昌至京师道中有重阜，如骆驼之峰，故名骆驼堰。皆积沙难行，俗因呼为“骆驼嫣”。又有大泽，弥望草莽，名好草陂。而夏秋积水，沮洳泥淖，遂易为“麇糟陂”。如小姑山、彭郎矶之类，为世俗所乱者，盖不胜数也。

蔡襄为三司使，以喜七年明堂支费数为准，每遇大礼，依附封椿，仍乞遣朝臣诸路划发钱帛，至今行之。其支赐度钱九十六万二千余贯，银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，绢一百二十万八百余匹，绸四十万一百余匹，金六千七百七十两。第二等生衣物计钱四十五万贯，锦、绫、罗、鹿胎、透背等计钱九万九千八百余贯，丝三十八万八千两，绵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余两。

绍兴中，统兵有神武五军及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三大帅，都计无二十万众。而刘军不及三之一，月费米三万石、钱二十八万贯。比之行在诸军之费，米减万余石，而钱二三万缗。盖人虽少而官资率高，且莫能究其实也。时天下州郡没于金人，据于僭伪，四川自供给军，淮南、江、湖荒残盗贼。朝廷所仰，惟二浙、闽、广、江南，才平时五分之一，兵费反逾前日。此民之所以重困，而逾吏多不请俸，或倚阉人有饥寒之叹也。

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，背洙面泃，即所云矍相圃之东北也。杏坛在鲁城内，灵光殿为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所立。王延寿赋序因鲁僖基兆而营也。遭汉中微，盗贼奔突，自西京未央、建章之殿，皆见堕坏，而灵光岿然独存。今其遗址，不复可见。而先圣旧宅，近日亦遭兵燹之厄。可叹也夫！（此条系遵阁本。而影元钞本与此互异，今附录于左。）

自古兵乱，郡邑被焚毁者有之。虽盗贼残暴，必赖室庐以处，故须有存者。靖康之后，金虏侵陵中国，露居异俗，凡所经过，尽皆焚。如曲阜先圣旧宅，自鲁共王之后，但有增葺。莽、卓、巢、温之徒，犹假崇儒，未尝敢犯。至金寇遂为烟尘，指其像而诟曰：“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！”中原之祸，自书契以来，未之有也！

岐国公王在元丰中为丞相，父准、祖贇、曾祖景图，皆登进士第。其子仲修，元丰中登第。公有诗云“三朝遇主惟文翰，十榜传家有姓名。”注云：自太平兴国以来，四世凡十榜登科。”后侄仲原子耆、仲孜子昂相继登科，昂又魁天下。本朝六世登第者，与晁文元二家。而晁一世赐出身也。崇宁四年，耆初及第，岐公长子仲修作诗庆之曰：“锡宴便倾光禄酒，赐袍还照上林花。衣冠盛事堪书日，六世词科只一家！”又汉国公准子四房，孙婿九人，余中、马召、李格非、闾丘吁、郑居中、许光疑、张焘、高旦、邓洵仁皆登科。邓、郑、许相代为翰林学士。曾孙婿秦桧、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，亦可谓华宗盛族矣

东坡《石炭诗引》云：“彭城旧无石炭，元丰元年十二月，始遣人访获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，以冶铁作兵，犀利胜常云。”按《东汉地理志》豫章郡建城注云：《豫章记》曰：“县有葛乡，有石炭二顷，可然以爨。”则前世已见于东南矣。昔汴都数百万家，尽仰石炭，无一家然薪者。今驻蹕吴、越，山林之广，不足以供樵苏。虽佳花美竹，坟墓之松楸，岁月之间，尽成赤地。根之微，斫擗皆遍，芽蘖无复可生。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。东坡已呼为遗宝，况使见于今日乎？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，人畏穿凿之扰，故不敢言也。

参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，每发于闻见，即举身战栗，至于几绝。其见母与弟皆然，母至死不相见。又恶闻徐姓及打银打铁声，买物不得见有余钱，亦不欲留一文。尝有一婢，使之十余年，甚得力，极喜之。一日偶问其家所为业，婢云“打银”，疾亦遂作，更不可见，竟逐去之。至于其他，皆无所差失，医祝无能施其术。盖前世所未尝闻也。

甄撤字见独，本中山人，后居宛丘，大观中登进士第。时林摠为同知枢密院，当唱名，读甄为坚音，上皇以为真音，摠辨不逊，呼撤问之，则从帝所呼，摠遂以不识字坐黜。后见甄氏旧谱，乃撤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记云：“舜子商均封虞，周封于陈，为楚惠王所灭；至烈王时，有陈通奔周，王以为忠，将美其族，以舜居陶甄之职，命为甄氏，皆通之后。而居中山者，于邯为近。按许慎《说文》：“甄、也，从瓦音，居延反。”《吴书》孙坚入洛，屯军城南，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，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。坚以甄与己名相协，以为受命之符。则三国以前，未有音为之人切音矣。孙权即位，尊坚为武烈皇帝。江左诸儒为吴讳，故以甄之甄，因其音之相近者转而音真。《说文》颠真溘闾以真为声，烟咽以甄为声，驯乡川以川为声，洗亻先先以先为声，此皆先真韵中互以为声也。况吴人亦以甄音骗，则与真愈近矣。其后秦为世祖苻坚，隋为高祖杨坚，皆同吴音，暂避其讳。然秦有冀土，止一十五年，隋帝天下，才三十七载，避讳不久，寻即还复。既殊汉庆为贺，又异唐丙为景。字且不易，恶能遽改？故世处真定者，犹守旧姓。奈何世俗罕识本音，纵不以真见呼，又乃反为坚字。虑后从俗，致汨本真，是用原正厥音，参考世系，叙为家谱云。”余按《千姓编》通作二音，而张孟押韵，真与甄皆之人切。云舜陶甄河滨，因以为氏。又稽延切。而稽延之音，训察与免，而不言陶与氏也。坚自音经天切，与甄之音异矣。喜中，王陶作撤之曾祖说马济墓铭云：“甄以舜陶氏出于陈，避吴、苻、隋，时有为甄。南北溷讹，姓音莫分，本之于古，乃识其真。”

绍兴元年，车驾在越，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，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，料一百六十六石，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。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

三贯，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，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，谷六百七十一石，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。此其大概，而军兵去来不常，故不得而定也。

蒋仲本论铸钱事云，熙宁、元丰间，置十九监，岁铸六百余万贯。元初，权罢十监。至四年，又于江、池、饶三监权住添铸内藏库钱三十五万贯。见今十监，岁铸二百八十一万贯，而岁不及额。自开宝以来铸宋通、咸平、太平钱，最为精好。今宋通钱，每重四斤九两。国朝铸钱料例凡四次增减。自咸平五年后来用铜铅锡五斤八两，除火耗，收净五斤。景三年，依开通钱料例，每料用五斤三两，收净四斤十三两。庆历四年，依太平钱料例，又减五两半，收净四斤八两。庆历七年，以建州钱轻怯粗弱，遂却依景三年料例。至五年以锡不足，减锡添铅。喜三年，以有铅气，方始依旧。喜四年，池州乞减铅锡各三两，添铜六两。治平元年，江东转运司乞依旧减铜添铅锡，提点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画，省部以议论不一，遂依旧法，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到今。其说以为钱轻有利，则盗铸难禁。殊不知盗铸不缘料例，而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余年，岂可谓轻怯而易坏乎？缘物料宽剩，适足以资盗窃。今依景三年料例，据十监岁额二百八十一万贯，合减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，可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。

后汉王延寿作《王孙赋》云：“有王孙之狡兽，形陋观而丑仪。颜状类乎老公，躯体似乎小儿。储粮食于耳颊，稍委输于胃脾。同甘苦于人类，好哺糟而啜尤。”柳子厚作《憎王孙》，其名盖出于此。余谓自王公而次侯，故以王孙寄之耳。

浙东人以畜产相呼，乃笑而受之。若及父祖之名，则为莫大怨辱，有殴击因是而致死者。又其语音讹谬，讳避尤可笑。处州遂昌县有大姓潘二者，人呼为“两翁”，问之，则其父名义也。

单州有单父县，有王莽村，衢州江山县有禄山院。禄山犹有意义，而王莽则莫得而推。胜母、朝歌尚所可恶，况于此乎？

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，有亦霏微。故少陵谓，“润物细无声”。而东坡诗云：“春雨如暗尘，东风吹倒人。”韩持国亦有“轻云薄雾，散作催花雨”之句。至秋则霜霰苦雨，岁以为常。二浙四时皆无巨风。春多大雷雨，霖霖不已。至夏为“梅雨”，相继为“洗梅”。以五月二十日为“分龙”，自此雨不周遍，犹北人呼“隔辙”也。迨秋，稻欲秀熟，田畦须水，乃反亢旱。余自南渡十数年间，未尝见至秋不祈雨。此南北之异也。

有人自金逃归云，过燕山道间僧寺，有上皇书绝句云：“九叶鸿基一旦休，猖狂不听直臣谋！甘心万里为降虏，故国悲凉五殿秋。”天下闻而伤之。使尚在位，岂止祭曲江而已乎？申屠刚谓“未至豫言，固当为虚，及其已至，又

无所及”者，是矣。杜牧谓“后人哀之”，可不鉴哉！

冉闵诛诸部，凡死者二十余万，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。汉袁绍捕宦者，无少长皆杀之，或有无须而误死者，至自发露，然后得免者二千余人。本朝王德用，言者谓其“貌类艺祖，宅枕乾岗”。乃云：“奉父母所生，朝廷之赐。”而高鼻无须，岂非遗体，天与而然邪？特有幸不幸耳，未可以脱祸也！

三代之世，无九年之蓄为不足，而后世常乏终岁之储。非特敦本力田者少，而食者众，亦酒醴以糜之耳。盖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，饮酒则有至于无算。前代以水旱资储未丰，皆禁酤酒，至于饴糖亦然。今略举以见：汉景帝三年夏旱，禁酤酒，至后元年夏始得酤，凡五年。武帝天汉三年，榷酒酤。昭帝始元六年罢榷，升四钱。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，兖、豫、徐、冀四州比年多雨，禁酤酒（不见开禁之日）。顺帝汉安二年，禁酤酒。蜀先主时，天旱禁酒。晋孝武太元八年，开酒禁（不见始禁之年）。安帝隆安五年，岁饥禁酒。石勒以百姓始复业，资储未丰，于是重制禁酿，郊祀宗庙皆以醴酒，行之数年，无复酿者。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，二十一年正月复禁酒，恤饥也；二十二年八月开酒禁，有年也。唐高宗咸亨元年，以谷贵禁酒。肃宗至德三载三月辛卯，以岁饥禁酤酒，俟麦熟依常式。德宗大历十四年罢榷酤，建中三年复榷。宋明帝时，岁旱人饥，颜峻上言禁饴一月，息米近万斛。绍兴初谷贵，酒价不足以偿米面之直。余尝献议，欲以谷代俸钱而禁酤酒，时以为讶。

宗室子栎字梦援，宣和中以进韩文、杜诗二谱，为本朝除从官之始。然必欲次序作文岁月先后，颇多穿凿。又喜吟诗，每对客使其甥讽诵，源源不已。尝作《杜鹃诗》，夸于人，谓虽李、杜思索所不至，其首句云“杜鹃不是蜀天子，前身定是陶渊明”。闻者笑不能忍。至“夜棋三百子，晓发一千梳”，“发为干戈白，心于社稷丹”，亦其工者。

临安府城中有宝积山，车驾驻蹕时，御史中丞辛炳、殿中侍御史常同、监察御史魏縞、明縞、周纲皆居其上，人遂呼为“五台山”。

车驾驻蹕临安，以府廨为行宫。绍兴四年，大飨明堂，更修射殿以为飨所。其基即钱氏时握发殿，吴人语讹，乃云“恶发殿”，谓钱王怒即升此殿也。时殿柱大者，每条二百四十千足，总木价六万五千余贯，则壮丽可见。言者屡及，而不能止。

●卷下

蜀人司马先，元中为荣州曹官。自云以温公之故，每监司到，彼独后去而不得汤饮。盖众客旅进退，必特留问其家世。知非丞相昆弟，则不复延坐，遂趋而出也。

鸞禽来自海东，唯青最嘉，故号“海东青”。兖守王仲仪龙图以五枚赠威

敏孙公，皆皂颊鸦，不堪挾击。公作诗戏之甲：“海东霜隼品仍多，万里秋天数刻过。狡兔积年安茂草，弋人终日望沧波。青独击归林麓，皂颊群飞入网罗。为谢文登贤太守，求方逐恶意如何？”后辽国求于女真，以致大乱，由此鸟也。

绍兴四年，温州瑞安县井鸣如钟声，继而州中亦然。前史灾异所未有。或云去岁闽中如此，遂有大水漂没之害。或云止如蚯蚓鸣，叩栏即止，非井鸣也。

唐以莫阨与郑、豳与幽相类，文移差误，故莫阨去邑，豳为。本朝景三年，知祥符县郭辅之奏：“西川维州与京东潍州相去仅六千里，而递角逃军转递差误，乞改州名”。上取地图观之，以维州以威服西山八国，遂改为威州焉。

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，上宰相书云：“自河北州府军县一百八十有七，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七百户，官吏在职者一千二百余员，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骑，岁支粮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。而非常之用不与焉。”尹洙《息戍篇》曰：“国家割弃朔方，西师不出三十年。亭徼千里，环重兵以戍之。种落屡扰，即时辑定。然屯戍之费，亦已甚矣。西戎为寇，远自周世。劳弊中国，东汉尤甚，费用常以亿计。孝安世羌叛十四年，用二百四十亿。永和末，复经七年，用八十余亿。及段纪明出征，用才五十四亿，而剪灭殆尽。今西北四帅（泾原、宁、秦、延）戍卒十余万，一卒岁给，无虑二万（率骑卒与冗兵，较其中者，总廩给之数，恩赏不在焉）。以十万众较之，岁用二十亿。自灵武罢兵，计费六百余亿，方前世数倍矣。”

皇中，右司谏钱彦远乞置劝农司云：“唐开元年有户口八百九十余万，定垦田二千四百三十余万顷。国家有户九百五十余万，定垦田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余顷。其间逃废之田，不下三十余万顷，不及开元三分之一，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矣。”

宣和中，余深为太宰，王黼为少宰。是时上皇多微行，而司谏曹辅言之。一日上皇独留黼，问辅何自而知，对曰：“辅南剑人，而余深门客乃辅兄弟，恐深与客言，而达于辅也”。上皇然之。即下开封府捕深客，锢身押归本贯。内外惊骇，莫知其由。而深患失，何敢与客语？又曹只同姓同郡，实非亲也。未几，王独赐玉带，余遂求罢，即得请。黼遽攘其位焉。

王琪字君玉，其先本蜀人，从弟圭、充，皆以文章名世。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学取富贵，不藉父兄资荫者，唯韩亿诸子及王氏而已。时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子弟，文学参军范宗韩上启责之曰：“王氏之琪、圭、充，器尽；韩家之综、绛、缜、维，才皆经纬。非荫而得，由学而然云。”

王琪为三司判官，景中，上言乞立义仓曰：“谨按隋开皇五年，工部尚书

孙平建言诸州共立义仓于当社。唐贞观初，尚书左丞载胄议立条制，王公已下垦田，亩税二升。至天宝八年，天下义仓共六千三百八十七万七千六百余石。臣上此议，今十七年矣。若于夏秋正税外，每二升别纳一升，计一中郡，岁可得五千石，岂减天宝之多乎”？于是诏天下皆立义仓。惟广南以纳身丁米故，独不输。

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，始于前汉武帝，而文帝已尝举贤良文学之士。武帝五十四年中，一举贤良，一举茂才。孝元十六年间，一举贤良，一举茂才。成帝三十六年间，四举方正直言。后汉光武三十二年，两举贤良。章帝十三年，两举直言。和帝十七年，一举贤良。安帝、顺帝各十七年，皆两举贤良。

杭州遭方腊之乱，谯门州宇皆被焚。翁彦国坏佛寺以新之，乃求梁师成书宁海军大都督府二榜。军字中心一笔上出，督下从日，时谓“督无目，军出头”。继有叛卒陈通之变，乃取二牌焚之。

绍兴之后，巨盗多命官招安，率以宣赞舍人宠之。时以此官为耻。然清流者寄禄官下皆有兼字，至贼辈则无。又加遥郡者，尽以忠州处之，其徒亦稍有解者。甚非旷荡，欲安反侧之意也。

车驾渡江，韩、刘诸军皆征戍在外，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。择卒之少壮长大者，自臀而下文刺至足，谓之“花腿”。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。今既效之，又不使之逃于他军，用为验也。然既苦楚，又有费用，人皆怨之。加之营第宅房廊，作酒肆名太平楼，般运花石，皆役军兵。众卒谣曰：“张家寨里没来由，使他花腿抬石头。二圣犹自救不得，行在盖起太平楼。”绍兴四年夏，韩世忠自镇江来朝，所领兵皆具装，以铜为面具。军中戏曰“韩太尉铜<金页>，张太尉铁<金页>”。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<金页>也。

世人名子，多连上下一字，或从偏旁。唯李复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，或曰执柔、袭誉、传正，人莫晓其意义。乃以仄平、仄仄、平仄为异也。永嘉林季仲懿成云，渠诸父五人，伯父首得子，即以八元名之。后诸房果得子八人，两房遂绝。人谓数已讖于其始。然蔡子正枢蜜之子，以五行为名，至第六子，名之曰，以应六府。晚年又得一子，遂命之为修，亦岂在是也？河阳张望九子，皆连“立”字，令以“立、门、金、石、心”为序。靖生阁，阁之女嫁郑居中长子修年，而台卿诸子，因更从“年”。慕势而违祖训，金石之心遂从革矣。

古所谓媵妾者，今世俗西北名曰“祇候人”，或云“左右人”，以其亲近为言，已极鄙陋。而浙人呼为“贴身”，或曰“横床”，江南又云“横门”，尤为可笑。

翟汝文公巽知越州，坐拒旨不敷买绢事削官，谢表云：“忍效秦人，坐视

越人之瘠；既安刘氏，安知晁氏之危。”后拜参政，温州宋之方作启贺之曰：“昔镇藩维，已念越人之瘠；今居廊庙，永图刘氏之安。”盖用其语也。

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间，太白在日后昼见，临安之人，万众仰观。迨暮，光芒数寸，照物有影。明日，太史乃奏，云“太白自十七日昼见，天文官失于观瞻。然行未道，非过午也。”但罚宿三十直而已。时谓有昏迷之罪，而免无赦之诛，人以为恨。然行未道不为经天，又不知何所据而言也。

建炎之后，除殿前马步三帅外，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。后分为神武五军，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浚、王夔、杨沂中为五帅。刘太传一军在池阳，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（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，余仰漕司也），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，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，草六万四百八十束，料六千四十八石，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。韩军不知其实，但朝廷应副钱月二十一万余贯，则五军可略见矣。至绍兴中，吴一军在蜀，岁用至四千万。绍兴八年，余在鄂州，见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，米七万余石，比刘军又加倍矣；而马刍秣不预焉。

前世谓“阿堵”，犹今谚云“兀底”，“宁馨”，犹“恁地”也，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词。故“阿堵”有钱目之异，“宁馨”有美恶之殊。而张谓诗云：“家无阿堵物，门有宁馨儿。”与款头无异矣。

世以浙人孱懦，每指钱氏为戏，云：亡时有宰相姓沈者，倚为谋臣，号沈念二相公，方中朝加兵江湖，亡大恐，尽集群臣问计，云：“若移兵此来，谁可为御？”三问无敢应者。久之，沈相出班奏事，皆倾耳以为必有奇谋，乃云：“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！”朝廷渡江，时人呼诸将皆以第行加于官称：刘三、张七、韩五、王三十，皆神武五军大将。王三十者名夔，官承宣带四厢都使，人以太尉呼之。然所至辄负败，未尝成功。时谓“沈念二相公”二百年后，始得“王三十太尉”，遂为名对也。

从官门状，参云“起居”，辞云“攀违，某官谨状”，无“候裁台旨”之文，虽见执政亦然，亦无贺状。虽无条式，相循以为故事。李正民方叔侍郎谓“非以为尊大，侍从之臣于同列难施候旨之辞也”。

二浙造酒，非用灰则不澄而易败。故买灰，官自破钱。如衢州岁用数千缗。凡僧寺灶灰，民皆断扑。收买既久，以柴薪再烧，以验美恶。以掷地散远而浮扬者为佳。以其轻滑，炼之熟也。官得之尚再以柴锻，方可用。医方用冬灰，亦以其日日加火，久乃堪耳。如平江又用朴木以锻石灰而并用之，又差异于浙东也。

章子厚为相，靳侮朝士。常差一从官使高丽，其人陈情，力辞再三，不允，遂往都堂恳之。章云：“以公所陈不诚，故未相允。”其人云：“某之所陈

，莫非情实。”章笑云：“公何不道自揣臣心，诚难过海？”

钱谿以郎官作张浚随军转运，自请乞超借服色，既得之，遂夸于众云：“方患简佩未有，而富枢以笏相赠，范相亦惠以金鱼。”赵叔问在坐，戏之曰：“可以一联为庆，所谓‘手持枢府之圭，臀打相公之袋。’”坐客莫不绝倒。

张子厚知太常礼院，定龙女衣冠，以其封善济夫人，故依夫人品。程正叔以为不然，曰：“龙既不当被人衣冠。矧大河之塞，本上天降，宗社之灵，朝廷之德，吏士之劳，龙何功之有？又闻龙女有五十三庙，皆三娘子。一龙邪？五十三龙邪？一龙则不应有五十三庙，五十三龙则不应尽为三娘子也。”子厚默然。

韩世忠轻薄儒士，常目之为“子曰”。主上闻之，因登对问曰：“闻卿呼文士为子曰，是否？”世忠应曰：“臣今已改。”上喜，以为其能崇儒。乃曰：“今呼为萌儿矣。”上为之一笑。后镇江帅沈晦因敌退锡宴，自为致词，其末云：“饮罢三军应击楫，渡江金鼓响如雷。”韩闻之，即悟其旨，云：“给事，世忠非不敢过淮。”已而，自起以大觥劝之，继而使诸将竞献。沈不胜杯酌，屡致呕吐。后至参佐僚属，斟既不满，又容其倾泻。韩怒曰：“萌儿辈终是相护！”又戏沈云：“向道教给事休引惹边事。”盖指其词为引惹也。

吉州江水之东有二山，其一皆松杉筠筱，草木经冬不凋，号曰青原，即七祖思可妙应真寂大师道场。今寺名靖居，有颜鲁公书碑，又有卓锡、虎跑、雷踊、天竺四泉。其一不生草木，号曰黄原，正在州东，故古语讖云：“最好黄原天卯山，此方盗贼起应难。”自建炎己酉岁，忽洪水发于两山，人谓之“山笑”，青原飘屋六十余楹，而山不摧圮，黄原山遂破裂。自是诸县相继为贼残毁，经六年犹未息。丙辰岁，青、黄二原又发洪水，冲决尤甚。是冬，敌人破永丰、吉水，傅州城，入太和、万安，至丁巳春始定。

虔州本汉赣县，属豫章郡。高祖六年置，使灌婴屯兵以扼尉它。隋开皇九年，始曰虔州，以虔化水为名。本十二县，远者去州七百余里。本朝淳化中，分二县，以置南安军，州城梁徙于章、贡二水间。贡水在东、章水在西，夹城北流一里许，合流为赣江。江中巨石森耸如笋，水湍激，历十八滩，凡三百里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安流。州之四傍皆连山，与庾岭、循、梅相接。故其人凶悍，喜为盗贼，犯上冒禁，不畏诛杀。建炎初，太母携六宫避寇至彼，而陈大五长者首为狂悖。自后十余年，十县处处盗起，招来捕戮，终莫能禁。余尝至彼，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，吏卒告以持钱市物不售，问市人何故，则云“宣和、政和是上皇无道钱，此中不使。”竟不肯用。其无礼不循法度盖天性，亦山水风气致然也。

绍兴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洪州连大雷电，雨雪甚寒。虽立春数日，然于候为早。老杜诗载“十月荆南雷怒号”，亦以为异。赵正之都运云：“渠在蜀中，十月闻雷，土人相庆，以为丰年之兆。”盖四方远俗，未可以一理论也。

王摩诘画其所居辋川，有辋水、华子冈、孟城幻、辋口庄、文杏馆、斤竹岭、木兰柴、茱萸沓、宫槐陌、鹿柴、北坨、欽湖、临湖亭、栾家濑、金屑泉、南坨、白石滩、竹里馆、辛夷坞、漆园、椒园，凡二十一所。与裴迪赋诗，以纪诸景。《唐人记》云：“后表所居为鹿庄寺”，而《长安志》乃云清源寺，未知《志》何所据。《旧史》载本宋之问别墅，而《新史》略之。杜子美诗“宋公旧池馆，零落首阳阿。”则又非西都蓝田之墅也。杜有和裴迪三诗。裴事业未见其他，想非碌碌俗士耳。

安鼎为御史，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：“天圣中，一岁二千三百余人，当时患其数多，大议改制。元丰岁率二千三百余人。元元年、二年、四年，各四千余人；三年，三千人已上。按《国朝会要》淳化初置详覆官，专阅天下奏到已断案牒。熙宁中，始罢闻奏之法，止申刑部。元丰中，又罢申省，独委提刑司详覆，刑部但抽摘审核。元初，始复刑部详覆司，然不专任官属，又有摘取二分之限，乞依祖宗法，专委刑部郎官三两员通明法律者，不限分数，尽覆天下之案。庶令内外官司知所畏惧，而尽心于刑狱焉。”

元六年五月，吏部待阙官：尚书左选一百六十二员，侍郎右选八百余员，并使一年以上至二年两季阙。尚书右选二百八十三员，侍郎左选五百三十七员，并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阙。四选宗室已未有差遣，共一千四百八十余员。

黄鲁直在众会作一酒令，云：“虱去[011]为{J虫}，添几却是风，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。”坐客莫能答。他日，人以告东坡，坡应声曰：“江去水为工，添糸即是红，红旗开向日，白马骤迎风。”虽创意为妙，而敏捷过之。苏公尝会孙贲公素，孙畏内殊甚，有官妓善商谜，苏即云：“蒯通劝韩信反，韩信不肯反。”其人思久之，曰：“未知中否？然不敢道。”孙迫之使言，乃曰：“此怕负汉也。”苏大喜，厚赏之。

朱希亮，颍川人，为邓州教官。有乔世贤者，恃才轻忽，偶与朱相值，遽问之云：“君名希亮，谓希何亮？”朱报云：“何世无贤？今未问君名，姓将何出？”乔愕然不能答。盖古惟有桥姓，而省木莫知其由。至唐始有彝及知之。或云匈奴贵姓也。

余家故书，有吕缙叔夏卿文集，载《淮阴节妇传》云：妇年少，美色，事姑甚谨。夫为商，与里人共财出贩，深相亲好，至通家往来。其里人悦妇之美

，因同江行，会傍无人，即排其夫水中。夫指水泡曰：“他日此当为证！”既溺，里人大呼求救，得其尸，已死，即号恸，为之制服如兄弟，厚为棺敛，送终之礼甚备。录其行囊，一毫不私。至所贩货得利，亦均分着籍。既归，尽举以付其母，为择地卜葬。日至其家，奉其母如己亲。若是者累年。妇以姑老，亦不忍去，皆感里人之恩。人亦喜其义也。姑以妇尚少，里人未娶，视之犹子，故以妇嫁之。夫妇尤欢睦，后有儿女数人。一日大雨，里人者独坐檐下，视庭中积水窃笑。妇问其故，不肯告，愈疑之，叩之不己。里人以妇相欢，又有数子，待己必厚，故以诚语之曰：“吾以爱汝之故，害汝前夫。其死时指水泡为证，今见水泡，竟何能为？此其所以笑也。”妇亦笑而已。后伺里人之出，即诉于官，鞫实其罪，而行法焉。妇恸哭曰：“以吾之色而杀二夫，亦何以生为？”遂赴淮而死。此书吕氏既无，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。姓氏皆不能记，姑叙其大略而已。

《笔谈》载“吕缙叔临终，身缩才数尺”。洛人范季平子妇，病瘦累年，浸亦短缩，绍兴六年春，卒于临川，才如六七岁儿，亦可怪也。

江南人谓社日有霜必雨。丙辰春社，繁霜覆瓦，次日果大雨。

洪州之北四十里，地名辟邪，以江边有此石兽，故以为名。余过彼得破甃，上有隶书“开皇九年”四字，竟不知墓为何人。又洪、抚之间，地名清远，有净居院，余又得一砖，四傍皆印开皇十六年字。寺后山上有寿章亭，亭前樟木围三寻，多题诗，云三经霹雳，中有巨蛇也。东坡葬汝州，其墓甃皆印东坡二字，洛人王寿卿所篆。余在襄阳，得隶书宋升明三年韦长史墓砖，考之睿之父也。余六百年矣，坚实可作研。避地亦弃于阳翟善财寺中。

韩知刚，福州长乐人，尝监建溪茶场，云茶树高丈余者，极难得。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进出白芽，肥大长半寸许，采之浸水中，俟及半斤，方剥去外包，取其心如针细，仅可蒸研以成一胯，故谓之“水芽”。然须十胯中入去岁旧“水芽”两胯，方能有味。初进止二十胯，谓之“贡新”。一岁如此者，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。其剥下者，杂用于“龙团”之中。采茶工匠几千人，日支钱七十足。旧米价贱，“水芽”一胯犹费五千。如绍兴六年，一胯十二千足，尚未能造也。岁费常万缗。官焙有紧慢火候，慢火养数十日，故官茶色多紫。民间无力养火，故茶虽好而色亦青黑。宣和中，腊月贡，或以小株用硫黄之类发于荫中，或以茶子浸使生芽，十胯中八分旧者，止微取新香之气而已。入“香龙茶”，每斤不过用脑子一钱，而香气久不歇，以二物相宜，故能停蓄也。

“历日中治水龙数，乃自元日之后，逢辰为支，即是。得寅卯在六日，为丰年之兆”。李舍人ギ西美云。李善三命术，于阴阳书多通。

吕丞相元直以使相领宫祠，卜居天台，作堂名退老，每诵少陵“穷老真无事，江山已定居”之句以自况。时赋诗者百数。李伯纪职大观文、官银青、帅福唐，亦寄题二篇，其末章云：“片帆云海无多地，叹息何由厕末宾？”时谓二公“穷老”“末宾”，何言之谦也！

《晋史温峤传》：司隶命为都官从事。庾○有重名，而颇聚敛，峤举奏之，京都振肃。○传云：“温峤奏之，○更器峤，目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多节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而《和峤传》亦云：“太傅从事中郎庾○见而叹曰：‘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多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’”则二峤传皆载，未知孰为是也。

楚州有卖鱼人姓孙，颇前知人灾福，时呼孙卖鱼。宣和间，上皇闻之，召至京师，馆于宝宫道院。一日怀蒸饼一枚，坐一小殿中。已而，上皇驾至，遍诣诸殿烧香，末乃至小殿。时日高，拜跪既久，上觉微馁。孙见之，即出怀中蒸饼云：“可以点心。”上皇虽讶其异，然未肯接。孙云：“后来此亦难得食也。”时莫悟其言，明年遂有沙漠之行，人始解其识。

建炎三年己酉，金人至浙东破四明，明年退去。时吕源知吉州，葺筑州城，役夫于城脚，发地得铜钟一枚，下覆瓷缶，意其中有金璧之物，竟往发之，乃枯骨而已。众忿其劳力，尽投于江中。视铜钟之上有刻文，云“唐兴元初，仲春中巳日，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，陨于西垒之巅。吾时司天文昭政令晦明。康定之始，末欲莹于他山，就瘞于西垒之垠。吾卜兹土，后当火德，五九之间，世衰道微。浙、梁相继丧乱之时，章、贡唐昌之日，复工是垒，吾亦复出是わ。东平梟工决使吾爱子之骨，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。京兆逸翁深甫记。”按唐兴元元年甲子岁，朱Γ、李怀光僭叛，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岁。二月十二日甲子，李怀光反，中已盖十七日己巳也。康定之始，则六月甲辰，讹始伏诛，七月壬午至自兴元之时也，迨建炎四年庚戌，三百四十七年矣。如火德浙、梁，相继唐昌、东千水府之讖，莫不皆符。但五九之数未解，而复出是わ，未知为谁。则逸翁之术亦可谓精矣！

崇宁中，李诫编《营造法式》云，旧例以围三径一、方五斜七为据，疏略颇多。今按《九章算经》：圆径七，其围二十有二。方一百，其斜一百四十有一。八棱径六十，每面二十五，其斜六十有五。六棱径八十有七，每面五十，其斜一百。圆径内取方，一百中得七十有一。方内取圆，径一得一，六棱八棱，取圆准此。又载名物之异曰：墙名五（墙、墉、垣、繚、壁）。柱础名六（础、付、乌、真、戚、礫。今谓之石碇，音顶）。材名三（章、材、方桁）。夕名六（、疾、薄曲、、弈、夕）。飞昂名五（、飞昂、英昂、斜角、下昂）。爵头名四（爵头、耍头、胡孙头、孛从头）。斗名五（、颡、栌、脊壁

、斗)。平坐名五(阁道、灯道、飞陛、平坐、鼓坐)。梁名三(梁、宋<广留>、丽)。柱名三(桓、楹、柱)。阳马名五(觚棱、阳马、闾角、角梁、梁抹)。侏儒柱名六(、休儒柱、浮柱、、上楹、蜀柱)。斜柱名五(斜柱、梧、连枝、撑、叉手)。栋名九(栋、桴、急、焚、薨、极、搏、标、[A171])。搏风名二(荣、搏风)。付名三(拊、复栋、替木)。椽名四(桷、椽、襄、撩。短椽名二。栋、禁扁)。檐名十四(檐、宇、摘、楣、屋垂、、棂、联[A171]、覃、<广牙>、庑、曼、、<广西>)。举折名三(甫峻、甫峭、举折)。乌头门名三(乌头大门、表曷、阙阙。今呼为棂星门)。平基名三(平机、平撩、平基。俗谓之平起，以方椽施素版者谓之平)。斗八藻井名三(藻井、圆泉、方井。今谓之)。钩阑名八(棂槛、轩槛、栊、└牢阑、循、杓、阶槛、钩阑)。拒马叉子名四(└互、└拒、桁、马)。屏风名四(皇邸、后版、依、屏风)。露篱名五(离、栅、据、藩、落。今谓之)。涂名四(场、堇、涂、泥)。阶名四(阶、陛、陔、墻)。瓦名二(瓦、{瓦})。砖名四(甃、瓴依、<鹿瓦>、砖)。又云，《史记》居千章之(注：章，材也)。《说文》契(注：契也，音至)。按构屋之法，皆以材为祖。祖有八等，度屋之大小，因而用之。凡屋之高深，名物之长短，曲直举折之势，规矩绳墨之宜，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。材上加契者，谓之足材，其规矩制度，皆以章契为祖。今人以举止失措者，谓之失章失契，盖谓此也。宋祁《笔录》：“今造屋有曲折者，谓之庸峻。齐、魏间以人有仪矩可观者，谓之庸峭”。盖庸峻也。今俗谓之举折。

陶隐居《注本草》云：“大寒凝海而酒不冰，明其性热，独冠群物。”余官原州时，官库庆锦堂酒，取数绝少，醇旨最于一路，而怪其成冰。及见司马温公《苦寒行》，云：“并州从来号惨烈，今日乃信非虚名。谁言醇醪能独立？壶腹迸裂无由倾！”则塞上之寒，隐居生于东南，盖未之见耳。

苏子瞻与刘孝叔、李公择、陈令举、杨公素会于吴兴，时张子野在坐，作《定风波》词以咏六客，卒章云：“尽道贤人聚吴分，试问，也应旁有老人星”。后十五年，苏公再至吴兴，则五人者皆已亡矣。时张仲谋、张秉道、苏伯固、曹子方、刘景文为坐客，仲谋请作《后六客词》，云：“月满苕溪照夜堂，五星一老斗光芒。十五年前真梦里，何事？长庚对月独凄凉。绿发苍颜同一醉，还是，六人吟笑水云乡！宾主谈锋谁得似？看取，曹刘今对两苏张。”

程俱致道，以外氏荫入官，少有文称，车驾在钱唐，不试而除正字。其谢表云：“以权德舆之器业，李卫公之才猷，宋绶之该通，韩维之方悟，乃始不由科第，自致清华。若杨大年之一世英豪，欧阳修之诸儒领袖，安石之经术，苏轼之文章，故皆不待试言，径司辞命。如臣何者，滥继前修？”盖自唐以

来，才十数人，亦可谓荣矣！然自是率多不试，人反以为滥也。

吴正仲家蓄唐以来墨，诸李所制，皆有之。云无出廷圭之右者，其坚利可以削木。渠书《华严经》一部，半用廷圭，才研一寸。其下四秩，用承宴墨，遂至二寸，则胶法可知矣。王彦若《墨说》云：“赵韩王从太祖至洛，行故宫，见架间一筐，取视之，皆李氏父子所制墨也。因尽以赐王。后王之子妇蓐中血运危甚，医求古墨为药，因取一枚，投烈火中，研末酒服即愈。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，乃尽取墨，煨而分之。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。”余尝和吴观墨诗云：“赖召陈玄典籍传，肯教边腹擅便便，竟夸削木真余事，却笑磨人得永年。三友不居毛颖后，五车仍在楮生前。祇愁公子从医说，火煨生分不直钱！”

吴正仲著《漫堂集》，载唐顾况老失子作诗云：“老人哭爱子，泪下皆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时别。”每诵诗，哭之哀甚。未几，复生子非熊，能道前世事，云在冥中闻其父哭并诗，不胜其哀，恳于冥官，复为况子。非熊仕至起居舍人。朱明发晋叔，绍兴辛亥十月末，在苍梧失子。其子未病时，书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。既卒，梦于其母：“且复为子”。壬子十月十日，于五羊果复得子。其事颇与非熊类，可谓异矣。晋叔贤厚，是宜有子者。余亦识晋叔，宋城人，丁巳岁为浙西提举市舶，其室王氏，亦睢阳人，景融之女，同老之孙也。

吉州万安县至虔州，陆路二百六十里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，惶恐滩在县南五里。东坡贬岭南，有《初入赣诗》云：“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滩头一叶身。山忆喜欢劳远梦，地名惶恐泣孤臣。”注云：“蜀道有错喜欢铺，入赣有大小惶恐滩，天设此对也。”其《北归》云：“予发虔州，江水清涨丈余，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。惶恐之南，次名漂城、延津、大蓼、小蓼、武朔、昆仑、梁口、横石、清洲、铜盘、落濑、太湖、狗脚、小湖、机、天注、鳖口凡十八滩，自梁口滩属虔州界。又有锡州、大湖、小湖、李大王四洲。水涨或落，皆可行，惟石没水不深为可畏也。”

蔡确持正始为京兆府司理参军，会韩子华建节出镇，初到设燕，蔡作口号，有“儒苑昔推唐吏部，将坛今拜汉将军”之句，公喜荐之，改京秩。元丰中，致位宰相。元初，责知安州，后圃有浮云楼，楼下临河，尝赋十诗，有“叶底出巢黄口闹，溪边逐队小鱼忙”之句。又一绝云：“矫矫名臣郝甗山，忠言直节上元间。钓台芜没知何处，叹息斯公抚碧湾！”时宣仁圣烈皇后听政，知汉阳军吴处厚皆注释以进，坐滂汕贬新州而死。其始终盛衰皆以诗句，亦可异也。然元党人之祸，自此而起，几与牛李之策相类。

太史公作《白夷传》，但云“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”。而《论语

》音注引《春秋少阳篇》，谓“伯夷姓墨名允，一名元，字公信；叔齐名智，字公达。夷、齐，谥也”。陆德明取之。不知《少阳篇》何人所著，今世犹有此书否？如赵岐谓孟轲“字则未闻”，而李翰注《蒙求》引《史记》云“字子舆”，今观《史记》则未尝有。刘孝标亦云“子舆困臧仓之诉”，《五臣注》：“为孟轲字也”。

蔡忠愍既以诗得罪，遂以言为戒。其往新州，止携一爱妾，号琵琶姐；又蓄一鹦鹉，甚慧。每呼其妾，亦不言，止击小钟，鹦鹉闻之，即传呼琵琶姐。未几，其妾瘴疠而死，自是不复击钟。一日因圣节开启，遂服冠裳，而带尾误击钟有声，鹦鹉遂呼琵琶姐，公大感怆，因赋诗云：“鹦鹉声犹在，琵琶事已非。堪伤江汉水，同去不同归！”自是郁郁成病，以致不起。

沈存中《笔谈》载雷火熔宝剑而鞘不焚，与王冰注《素问》谓龙火得水而炽，投火而灭，皆非世情可料。余守南雄州，绍兴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视事，是日大雷，破树者数处，而福慧寺普贤像亦裂，其所乘狮子，凡金所饰与像面皆销释，而其余采色如故。与沈所书，盖相符也。

渊圣皇帝《以星变责躬诏》云：“常膳百品十减其七，放减宫女凡六千余人”。则道君朝盖以万计矣。见吴承旨《摘文集》。

茈胡，《本草》音柴，而《刘禹锡集》音紫。按《广韵》茈字有二音，茈胡则音柴，茈草、茈姜则音紫。按少陵诗云“省郎忧病士，书信有柴胡”，正用柴字，则刘集音恐误也。又仙灵脾，柳子厚作毗字，宜当从柳。《本草》木部盐麸子，云树叶如椿，子秋熟，有穗粒如小豆，上有盐，食之酸咸止渴，一名叛奴盐。而五倍子生此木叶下，本一物也，乃载于草部。按《玉篇》

[D144]音皮秘、平秘二切，云木名，出蜀中，八月中吐穗如盐状，可食，味酸美，即盐麸子也。《本草》云生吴、蜀山谷。五倍子疑为吴[D144]子语讹而然耳。又猪苓一名猪屎，陶隐居云：“旧云是枫树苓，其皮至黑，作块似猪屎，故以名之”。按《通俗文》猪屎曰猪，音灵，恐当用猪字。

东坡居士云：“岭南地暖，百卉造作无时。”南雄州在大庾岭下才数十里，与江南未相远也，而气候顿异。二月半梨花已谢，绿叶皆成阴矣。如石榴四时开花，橘已实仍蕊，或发于大本之上，却无枝叶，此尤可怪。然花发不数日辄谢，香气亦薄，盖其津脉漏泄者多也。故退之诗云：“二年流窜出岭外，所见草木多异同。冬寒不严地怕泄，阳气发乱无全功。浮花浪蕊镇长有，才开还落瘴雾中”。又其开发，先在西北枝，而北向常盛者，缘日行非南至之极，则犹在其北，故尔。

高适调封丘尉，不得志，去客河西，节度使哥舒翰奏为右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，杜子美有诗送之云：“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捶楚辞。”韩退之作荆南法曹

，与张籍诗云：“判司卑官不堪说，未免捶楚尘埃间。”杜牧之亦有《寄小侄阿宜诗》云：“参军与县尉，尘土惊，一语不中治，笞捶身满疮。”则唐世掾曹簿尉，皆未免于鞭扑，而史不载。所以责官，多使为之，欲重为困辱也。

熙宁初，有士子上书迎合时宰，遂得堂除。苏长公以俚语戏之曰：“有甚意头求富贵，没些巴鼻便奸邪。”而后禅林释子趋利谀佞，又有甚焉。懒散杨峒续成一绝云：“当时选调出常调，今日僧家胜俗家！”

历日中有载除手足甲，又有除手足爪。甲爪之异，必自有说，而未能辨之者。或谓附肉为甲，则甲何可除也？广南俚俗多撰字画，以{父子}为恩，{大坐}为稳，{不长}为矮，如此甚众。又呼舅为官，姑为家，竹舆为逍遥子，女婿作驸马，皆中州所不敢言。而岁除爆竹，军民环聚，大呼“万岁”，尤可骇者。

颜延年《咏阮始平》云：“屡荐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”《五臣注》云：山涛荐咸为吏部郎，三上武帝，帝不能用。荀勖性自矜，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。麾，指麾也，按麾字古亦用为挥斥之字。而杜牧之《将赴吴兴登乐游原》绝句云：“欲把一麾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。”后人因此遂专作旌麾，以对五马，为太守故事。而牧之《黄州即事》云：“莫笑一麾东下计，满江秋浪碧参差。”乃在吴兴之前，时无“把”字，不知训麾为何义也！

南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，堪作茶磨，其佳者号“掌中金”。小逻之东南三十里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，其石亦可用，盖其次也。其小逻村所出，亦有美恶。须石出水中，色如角者为上。其磨茶，四周皆匀如雪片，齿虽久更开断。去虔州百余里，价直五千足，亦颇艰得。世多称耒阳为上，或谓不若上犹之坚小而快也。

韶州有汉隶书《周府君功勋记铭》曰：“讳字君光，下邳人，熹平二年为桂阳守，开昌乐泷为舟人之利，庙食连州。”而碑在曲江郊外，为风日所剥，绍兴七年，始迁于城中。其后刊太和九年云云，字作今体。按太和之号，乃魏明、晋废、后魏孝文、石勒、李势皆常以名年，而四非其正朔所及。晋太和之岁数未尝至九，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。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，已六百六十三岁矣。又至绍兴丁巳，凡九百三十五年。若其本刻，字画不能如是之完也。

刘伯龙欲谋什一而为鬼揶揄，则贫富固有定分，非智力所能移也。颍昌士人马磐，能文有行义，受业之徒多中科第，独未尝得预乡荐，其贫几无壁立。有女年长，无资以适人，众为敛钱以嫁。未几归宁，感寒疾，数日而卒。夫家在外邑，方暑，不可待其至，又丐贷以殓。既阖棺，闻其呼声，云“复生”，钉不可发，破木以出。视其殓衣，皆使脱去，遂若平人。其家既喜且倦，皆酣寝。是夕，盗者尽偷衣衾之属，莫有觉者。至明，方申官捕职，则其女

复死矣。天之穷人，其巧如此！

天下之事，有不学而能者，儒家则谓之天性，释氏则以为宿习，其事甚众。唐以文称，如白乐天，七月而识“之无”二字。权德舆三岁知变四声，四岁能为诗。韩退之自云“七岁读书，十三而能文”。杜子美亦自谓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九龄书大字，有作成一囊”。若李泌之赋方圆动静，刘宴之正“朋”字，岂学之所能至哉？以羊祜识环之处推之，则宿习为言，信矣！

章谊宜叟为户部尚书，闭门谢客，虽交旧亦莫之接。有轻薄子一日留刺阁者，多与之钱，属其必达。章视其衔，乃崖州司户参军薛柳也，遂解门者至临安府，人益以为笑。又有太府寺丞华某，上留守吕丞相书，于纸尾图男女之状，又与中丞周子武书，于其衔下云“男愚儿上周某”，皆一时异事也。

吴正仲云，渠为从官，与数同列往见蔡京，坐于后阁。京谕女童使焚香，久之不至，坐客皆窃怪之。已而，报云香满，蔡使卷帘，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，霭若云雾，满坐，几不相睹，而无烟火之烈。既归，衣冠芳馥，数日不歇。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。其奢侈大抵如此。

宗室熙宁之前，不以服属，皆赐名补环卫官。尝有同时赐名为叔总、叔是、叔浑、叔龄之隐诋，因以致讼。后虽不敢，然亲昆弟有名不迕、不迕者，讫不知改。后袒免之外，皆父祖命名。有伯珙者，辄为抱券人误写作“恭”，遂仍其谬。既而试进士中第，自范致虚唱名误呼甄姓，后皆令自注姓名音切，而求之《广韵》、《玉篇》，凡字书中皆无玉旁作恭字音，乃止以居悚切注之。众皆不悟，遂形诰敕。后世当又增此一字，亦可笑也。

江州庐山西林乾明寺经藏壁间，有唐戊辰岁樵人王翰画须菩提像，世以王为与杜子美卜邻者。按《文苑传》：“翰字子羽，并州晋阳人。少豪健恃才，及进士第，然喜酒。”开元十一年，张说辅政，“召为秘书正字，擢通事舍人，驾部员外郎。家蓄声伎，目使颐令，自视王侯，人莫不恶之”。十四年，“说罢宰相，翰出为汝州长史，徙仙州别驾，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，伐鼓穷欢，坐贬道州司马，卒”。则西林所画，盖自仙州贬营道时过九江也。笔墨简古，非画工所能。自开元十六年戊辰，逮绍兴九年己未，四百一十二年矣。今独石刻存焉。

广南可耕之地少，民多种柑橘以图利。常患小虫损食其实，惟树多蚁，则虫不能生，故园户之家，买蚁于人。遂有收蚁而贩者，用猪羊脬盛脂其中，张口置蚁穴傍，俟蚁入中，则持之而去，谓之“养柑蚁”。

艺祖皇帝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，其夕有云物之异。自是每岁忌辰必有雨雪风冽之变。至绍兴九年，凡一百六十五年，威灵如在。视唐文皇玉衣之举，铁马之汗，盖过之远矣。其神异之事，已载于《国史》。方潜隐时

，自凤翔道过原州，尝息棠木之阴，日已转而荫不移。至今其木枝条皆有龙角之状，其所寝之地，草独不生。此《实录》之所遗者。余作停临泾，尝亲至其下，为筑垣以护。

惠州博、罗二山，罗山傍海，博山祠并又在海中，形圆而尖，今博山香炉，取其状类也。罗山又名罗浮，云在海中浮而至。山下有延祥寺，尝有柑一株，太平兴国中，有中人取其实以进，爱其味美，因移植苑中。故世贵之，竟传“罗浮柑”。今山中更不复有，而其名不泯。

吕惠卿吉甫，自负高才，久排摈在外，大观中，始召至京师，为太一宫使。时年八十岁矣，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，意气颇自得。一日延见众客，有道士亦在其间，自称宗人，礼数简易。吕视之不平，因问其所能，曰“能诗”。吕顾空中有纸鸢，即使赋之。道士应声曰：“因风相激在云端，扰扰儿童仰面看。莫为丝多便高放，也防风紧却收难。”吕知其讥己，有惭色，方顾他客，已失所在。其风骨如世之画吕洞宾，人皆疑其是也。

绍兴九年，岁在己未，秋冬之间，湖北牛马皆疫，牛死者十八九，而鄂州界獐、鹿、野猪、虎、狼皆死，至于蛇虺亦僵于路傍。此传记所未尝载者。若以恶兽毒螫之物自毙为可喜，而牛马亦被其灾，是未可解也。

东坡在惠州作《梅词》，云“玉骨那愁烟瘴？冰姿自有仙风。海仙时遣探芳丛，倒挂绿毛幺凤。素面尝嫌粉污，洗妆不退唇红。高情易逐海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”。广南有绿羽丹觜禽，其大如雀，状类鹦鹉，栖集皆倒悬于枝上，土人呼为“倒挂子”。而梅花叶四周皆红，故有“洗妆”之句。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。

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仁，字全夫，喜食糟蟹，自造一大坛，凡数百枚，食之止余一枚，取出置器中，忽起行，逐之不可及，遂失所在。孙威敏公夫人边氏，喜食。须臾见割鲜者，食之方美。一日亲视庖人将生鱼已断成脔，忽有睡思，遂就枕，令覆鱼于器，俟觉而切。乃梦器中放大光明，有观音菩萨坐其内，遽起视鱼，诸脔皆动，因弃于水中，自是终身蔬食。余在顺昌，见同官二人，年六十余，以无子戒不食鱼，未几皆有子。遂刻文以劝人，亦自不食。建炎三年，在平江之常熟，家人谓鲑鱼出水即死，食之非杀，亦断为脔。至暮，欲再烹而动。此皆与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。若无善缘，刚强不可化者，亦不复见此事也。

唐李贺父名晋肃，而贺不敢应进士举，韩愈作《讳辩》，以讥避之为非。绍兴中，范滂崇知鄂州，以父名鄂辞，不听。而唐冯宿父名子华，及出为华州刺史，乃以避讳不拜。贾曾景云二年授中书舍人，以父名忠固辞，拜谏议大夫。开元初，复拜中书舍人，又固辞。议者以中书是曹司名，又与曾父音同而字

别，于礼无嫌，乃就职。此字同而音异，与字异而音同，事盖相类。又二名偏讳，皆所不当避者，而唐世法乃听之，与今条令盖少异矣。宗室令德麟父名世曼，及除提举万寿观，虽字有古今之殊，比之子华，则若可避，而朝廷亦不许。法谓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者皆合避，而马鹭父名安仁，绍兴八年知衡州，以县有安仁，乞避，则遂听其辞。虽不应令，而推之人情，亦近厚之一端也。

《本草》载：白花蛇，一名褰鼻蛇，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，九月十日采捕之。《图经》云：“其文作方胜白花，喜螫人足。黔人被螫者，皆立断之。其骨刺伤人，与生螫无异。”今医家所用，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。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，寺后有洞，洞中皆此蛇，而极难得。得之者以充贡。洞内外所产，虽枯两目犹明；至黄梅诸县虽邻境，枯则止一目明；其舒州宿松县又与黄梅为邻，间亦有之，枯则两目皆不明矣。市者视此为验。以轻小者为佳，四两者可直十千足。土入冬月寻其蛰处而厥取之。夏月食盖盆子者，治疾尤有功。采者置食竹筒中，作绳网以系其首，剖腹乃死。入药以酒浸煮，去首与鳞骨，三两可得肉一两用也。

孙真人《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》云，自古名贤治病，多用生命以济危急。虽曰贱畜贵人，至于爱命，人畜一也。损彼益己，物情同患。夫杀生求生，去生更远。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，良以此也。其[B150]虫水蛭之类，市有先死者，则市而用之。只如鸡卵一物，以其混沌未分，必有大段要急之处，不得已隐忍而用之。能不用者，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。至后有用于鸡子者，则云用先破者有力。于妇人《白薇丸》方云，三月择食时，可食牛肝及心，不可故杀，令子短寿。鲤鱼汤与治水方皆云，勿用生鱼。论诸毒螫则云，凡见一切毒螫之物，必不得起恶心向之，亦不得杀。若辄杀者，后必遭螫，治亦难差。小儿狗啮方云，勿令狗主打狗。于毒螫伤人之物，尚不忍生心而加捶，况其他乎？其仁慈可谓至矣。而《新校治妇人妊娠诸方》，皆用乌鸡之类，割颈取血以煎药，乃高保衡、孙奇、林亿以《崔氏纂要》口方所增加也，不特失真人之用心，又虑后世更疑不用生命以为虚语。故余于《本草蒙求》注中已辨其事，今更载于此，以释来者之惑云。

《庐山记》载：“锦绣谷三四月间红紫匝地，如被锦绣，故以为名。今山间幽房小槛，往往种瑞香，太平观、东林寺为盛。其花紫而香烈，非群芳之比。始野生深林草莽中，山人闻其香，寻而得之，栽培数年则大茂。今移贾几遍天下，盖出此山云。”余尝在京口僧舍，有高五六尺者，云已栽三十年。而泮州使园有瑞香亭，刻石为记，云其高丈余。大观中余官于彼，亭记虽存而花不复见。东都贵人家，有高尺余者，已为珍木，置于阴室，溉以佳茗。而邓州人家园圃中作畦种之，至连大枝采斫，不甚爱惜。花有子，岁取以种。其初盖

亦得于山中，不独江南有也。

《韩信传》：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：“信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袴下。”后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，以为楚中尉。徐广注云：“袴，一作胯。胯，股也，音同。又云《汉书》作跨，同耳。”按《玉篇》：袴音苦故切。胯，股也，音与袴同。跨，苦化切，跨越也，又两股间也。胯，两股间也。音与跨同。胯、跨字相类，而音韵不同。今学者亦未尝分别，前读胯为库音，世必笑之。诸书音如此者甚众，聊举其一焉。

会稽士人有钱唐休者，颇有声于时，赵丞相当国，人荐之者，方议除擢，会有边报小警，视奏，目中适见其姓名，赵不悦曰：“钱唐遂休乎？”因置不用。后赵引折彦质为枢密，其院中奏牒书名相次，人有譖之者，谓“赵鼎折”为不祥，乃与钱事相类。古今以讖语而为祸福者多矣，虽有幸不幸，盖亦数使之然也！可胜叹哉！

余寓居上饶，数问信州之得名于邦人，莫有知者。后观图经，载弋阳县有信义港，以地极肥饶，人多信厚而得名。疑州之为称，或以是也。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，子美诗云“俱客古信州”者，盖谓夔州。亦未究其得名之故。

新州城中甚隘，居人多茅竹之屋。有士子于附郭治花圃，创为一堂，前后两庑，颇极爽丽。每延过客游宴，屡乞堂名而未得。一日梦一贵人坐其堂上，士子从之游，亦若平日，恳以堂名，顾视久之，曰：“可以二相名之。”即寤而觉，殊不晓命名之旨。未几，蔡持正坐讥讪贬新州，既至，无宅可居，遂求堂以处，士子欣然纳之，意其再入，而竟死于彼。蔡之贬，人谓刘莘老为有力。至绍圣初，刘既坐责，当路者故以新处之。其至方暑，尤急于问舍，又欲假堂为馆，士子以“二相”为不祥，不许。而刘请甚坚，不得已，以梦告之。刘以蒸湿不堪，又以其言为未信，竟借以居，亦终于堂中。则“二相”之名，盖预定于数矣！与灵公之为灵，何以异哉？

杜少陵《新婚别》云“鸡狗亦得将”，世谓谚云“嫁得鸡，逐鸡飞；嫁得狗，逐狗走”之语也。而陈无己诗，亦多用一时俚语。如“昔日痢疮今补肉，百孔千窗容一罅。拆东补西裳作带。人穷令智短。百巧千穷只短檠，起倒不供聊应俗，经事长一智。称家丰俭不求余，卒行好步不两得”。皆全用四字。“巧手莫为无面饼（巧媳妇做不得无面个个毛）。不应远水救近渴，谁能留渴须远井（远水不救近渴）。瓶悬赏间终一碎（瓦罐终须井上破）。急行宁小缓（急行赶过慢行迟）。早作千年调一生，也作千年调（人作千年调，鬼见拍手笑）。拙勤终不补（将勤补拙）。斧斫仍手摩（大斧斫了手摩娑）。惊鸡透篱犬升屋（鸡飞狗上屋）。割白鹭股何足难（鹭鸳腿上割股）。荐贤仍赌命”。而东坡亦有“三杯软饱后，一枕黑甜余”，皆世俗语。如“赌命”“软饱”犹

可解，而“黑甜”后世不知其为谁矣。如《诗》之“串夷载路”，《书》云“吊由灵”，安知非当时之常谈也？

西北人生子，其侪辈即科其父首，使作会宴客而后已，谓之捋帽会。江浙人家生女多者，俟毕嫁，亦大会亲宾，谓之倒箱会。广南富家生女，即蓄酒，藏之田中，至嫁方取饮，名曰女酒。贫家终身布衣，惟娶妇服绢三日，谓为郎衣。此皆可为对者。蜀人每食之余，不问何物，皆投于一器中，过三月方取食，谓之百日浆，极贵重之，非至亲至家，不得而享也。江南、闽中公私酝酿，皆红曲酒，至秋尽食红糟，蔬菜鱼肉，率以拌和，更不食醋。信州冬月又以红糟煮鲮鲤肉卖。鲮鲤乃穿山甲也。

富季申枢密院奉祠居婺州，忽梦行道上，憩大木下，有人止岐路云：“此入闽中路也。”未几，除守泉南，行至江山道中，时方秋暑，从者疲，果憩于大木之下，有过之者曰：“此入闽中路也。”宛如梦中所见。乃太息曰：“虽欲不来，其可得也？”

刘岑季高闲居湖州，梦廖用中云：“刚与郑顾道却是同年。”时廖为中丞，郑望之侍郎领宫祠居上饶。后数月，刘得信州。到未久，廖以宫观罢归南剑，道由信上，郑往谒之。初未相识，问之，乃同榜登第。是日用中赴州会，方坐，即云：“郑顾道在此，某与之却是同年。”与梦中所闻，略无少异。则出处升沉，动静语默，悉皆前定也。

靖康之后，时方用兵，急于人才，故士大夫多夺哀起复。自是凡军假摄，有不待朝命而行者。已而，虽非军旅及藉材干，多以急禄而起。李将仕东云：在兴国军，有通山县尉以丧母在告，既而出参，人皆骇愕而不敢问。数日之后，同僚见其中用缟素，问其所以，云“先妣不幸”。曰：“如此何故参告？”云：“某已于几筵前拈香起复矣。”礼义之丧，一至于此。是可叹也！

宣和中，济南州宅中有鬼为美妇人以媚太守。其后林震成材司业出守是州。初到，乃杂于官奴中，黔衣浅色无妆饰，颇长而美，颇异于众。林儒者，虽心怪之，未欲询究。后屡阅公宴，竟不见此人，乃问之队长，告以服饰状貌，众皆云无，林方惑之。次日遂径入堂室，林遂亲爱之。自是与家人杂处，无相忤也。一日二小女儿戏于堂上，妇人过而衣裾误拂儿面，其人诟之，妇人笑而回，以手捧儿面才列之，面遂视背不能回转。举家大异，始知妖异。时何执中为丞相，林乃其婿，奏闻徽宗，至遣法师以符驱治，终莫能逐。乃移林知汝州，未几，林竟卒。

吕洞宾尝游宿州天庆观，道士不纳，乃宿于三门下，采柏叶而食，逾月方去。临行，以石榴皮书于道士门扉上云：“手传丹篆千年术，口诵《黄庭》两卷经。”字皆入木极深。后人有疾病者，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。今刮取门木皆

穿透矣。又楚州紫极宫门楣壁上，亦有题诗云：“宫门一闲人，临水凭阑立。无人知我来，朱顶鹤声急。”人取字，土亦皆穴也。

建炎初，车驾自维扬渡江。金人分兵逼寿春，众劫太守马识远使投拜，马拒之，率兵城守，卒能保全。及敌退，其尝欲降者反不自安，乃谋杀太守以掩前失，曰：“守若存，我辈终不得全。”幕官王大节曰：“彼有家属，如何？”于是尽杀，推大节权领州事，以太守首先投降及退兵尚不肯用建炎年号具奏朝廷，乃擢大节通判、权州事。绍兴二年，大节与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，一日大节与徐论禅，曰：“罪福之事，报应有无？”徐云：“未了还须偿宿债。”大节曰：“如何可脱？”徐曰：“法心觉了无一物。赵州和尚道‘放得下时，都没事’。若放不下，冤债到来，何由免？”王面发赤。次日具饭邀徐，密告寿春之事，曰：“还可脱免否？”明叔曰：“如赵州言，放得下始得。”王曰：“如何放得下？”明叔曰：“惟觉能了。”翌日，徐与同官王昌俱访大节，忽言“病来”，又曰：“了不得！了不得！且救我！”遂倒仆。二公取艾灸其脐中方三四壮，矍然而起，曰：“知罪过！知罪过！”又曰：“且放宽我。”语言纷纭，莫能悉记。二公惊出，但闻哀祈之声，久之竟死。孟与徐皆能道其事。

齐志道在洪州，一日忽病，状如伤寒发热，已而手足厥冷，汤剂不能下，昏昏熟睡，但微喘息。迫暮，忽大呼索汤饼，家人急奉之，乃以手取面抟成块啮之。家人惊异，乃曰：“朝议才省来，且慢吃。”遂怒目曰：“那得朝议来？我是密州高安县贩邵武军客人，被你朝议在吉州权县，将我六个平人，悉做大辟杀了，今来取命。你朝议已去久矣！”家人听其声，乃东人语音，状怒可畏，但涕泣而已，少顷遂仆。徐明叔与齐乡人，知其不妄。

孙延直德中云，渠在官时，有尉李修，以捕盗尝改承务郎。而盗中一名乃逃军，李以拒捕杀之。受命之日，家中置酒为庆。明日五口皆生瘰疬，数月之间，死者四人。惟妻平日不为夫所礼，乃独存。李临终病溃透脑，脑髓流出，数日方死。又一同官，性严酷，讯囚多过数，晚年苦两足浮肿，医疗莫效，久之肉烂指落，浸淫溃至半胫而死。不可不戒也。

陈寺丞宝之，徐州彭城人，庆历元年，以外舅庞颖公籍任为太庙斋郎。后为雍邱县主簿。荐改官者凡十七人，廷见，仁宗怪其多。时颖公为枢密使，仁宗务抑势家，特不与改。再授忠武军节度推官，既罢，举者亦十余人，乃止以五名应格。比引对，其一举者不可用，亦不果改京秩，又射冀州支使，至治平二年，方迁大理寺寺丞。世徒知以多而报罢，不知后以少而失。信乎为有命也！其子师道无己作《先君事状》亦载此。

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，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。广南以枙啖猪，处州龙泉以

笋亦然。温州四时有兰，各是一种。衡州耒阳县有桃一株，结子而穰不甚实。广州有无核枇杷，海南有无核荔枝一株。严州通判厅下有花数种而合为一树，云见于唐杜牧诗中。宣和间欲移取屡矣，卒以盘根不可徙而止。然其花终无能名者。

仙茅一名婆罗门参，出南雄州大庾岭上，以路北云封寺后者为佳。切以竹刀，洗暴通白。其寺南及他处者，即心有黑晕，以此为别。

婺州义乌县有叶炼师者，本菩蕾村田家女。随嫂浣纱于溪中，见一巨桃流于水上，乃取以遗嫂。时方仲冬，嫂以其非时，又若食余，因弃不取。女乃啖之，归遂绝粒。逾年之后，性极通慧，初不识字，便乃能操笔，书有楷法。徽宗闻之，召至都下，引入禁中，赐号“炼师”。

孙延寿向仲云，渠知余杭县日，有临安铁塔院僧志添，来为县人作水陆斋。时周常仲修侍郎居乌墩，有二弟元宾、元辅在余杭，添见元宾曰：“侍郎安否？承务可急往见之。昨夜水陆会中，却见侍郎来赴也。”周信之，亟买舟而去，至则仲修已不幸矣。又尝谓周开祖曰：“公何故来看水陆？且宜将息。”未几，周亦卒。添作水陆斋极严洁，多见亡者，道其形貌语言甚异，人归向之。黄鲁直为之写《草庵歌》，刻石传于世。

廖刚为中丞，建议令两制举士拔擢超用。时李光自江西帅作参政，有机宜吕广问，欲加引用，廖与给事中刘一止、中书舍人周葵遂通荐之。李又求于秦相，欲置之文馆，虽已许之，久而未上。乃以吕贺其执政启以示秦，其中有云：“屈己以讲和，而和未决；倾国以养兵，而兵愈骄。”丞相固已不乐；至“四方属意，固异于前后碌碌无闻之人；百辟承风，尤在于朝夕赫赫有为之际。”秦意愈怒，讫不与之，至争辩于上前。李由是罢，廖与周、刘亦被逐，及其门人，又成一党。

宗人赵舜辅希元，自负诗文，每以东坡为标准，居处斋室皆取其言以为名。尝种芍药于亭下，以苏诗有“亭下殿余春”之句，遂榜曰殿春亭，作横牌书之。同列有恶之者，乃谓其家有“亭春殿”，由是出为衢州兵官。时赵令衎金表之寓居西安，亦好吟咏，每相讥评。后表之除浙西宪，舜辅疏其短，引嫌乞避，遂移严州，而宪亦罢焉。

郑范季洪信州贵溪人，登第久不仕。尝献书五十篇，言当世之务，号《乌菟论》，朝廷止除充严州教授而已。其《论相篇》云：“臣观汉有天下三百年，其为辅相者四十有七人，独前称萧、曹，后称丙、魏。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其为辅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，独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。汉、唐历年相若，而命相多寡几十倍之差，疑汉有所遗，而后世任相，亦不专于前古也。”又《灾异篇》云：“春秋二百四十年，日食三十六。西汉二百一十二年，日食五十二

。唐二百八十九年，日食九十三。春秋地震五，西汉载于史者亦五，东汉四十九，唐七十有四。则灾异亦浸多于古。”余在绍圣间，见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佛陀禅师德逊，云“少时尝以平岁秋成粟穗量其短长，数其粒数。至中年已后，数量较之，渐不及前。至其晚年，丰岁反不逮少时之凶年。信释氏入末劫之说为然”。则灾异之多，疑与逊之言亦相符也。至于人之寿福，亦安得如前人乎？

诞日禁屠宰，始于隋文帝为先帝先后追福，其后不见于史。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，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，天下诸州，咸令宴乐，休假三日，仍编于令，从之。文宗长庆四年十月十日庆成节，诏“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，常为永例”。武宗开成五年，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，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为庆阳节。懿宗七月四日为延庆节，昭宗二月二十二日为嘉会节，哀帝九月三日为乾和节，余不尽见。皆三教入殿讲论，于寺观设斋，不得宰杀。然初即位，未便立节名，惟昭、哀改元已立。此见于唐《旧史》，而《新史》又止载千秋节名，后世遂为盛礼，天下宴饮，公私劳费，虽禁屠宰，而杀害物命甚多。崇宁中，如有献议，令宴设止用羊豕。余在靖康间，尝乞废罢，献谏已久，讫莫肯从。

唐刘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，相己必历刺史，位至太师。及为箕州刺史，益自喜，以为太师之职，位极人臣，非佐命无以致之，乃与綦连耀谋反被诛。憬藏以善相在《方伎传》。然其所载，但言所中者耳，如相思礼之谬，盖不少也。

王介甫作韩魏公挽诗云：“木稼尝云达官怕，山摧今见哲人萎。”时华山崩，京师木冰，极为中的。人多不见木稼出处。按《旧唐书五行志》：“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雨木冰，凝寒冻冽，而数日不解。宁王见而叹曰：‘谚云树稼达官怕，必有大臣当之。’其月王薨。”

“窟子亦云魁子，作偶人以嬉戏歌舞，本丧家乐也，汉末始用之于嘉会。齐后主高纬尤所好，高丽亦有之。”见《旧唐音乐志》。今字作傀儡子。又：“笛，汉武帝乐工丘仲所造，云其元出于羌中。箎，本名悲箎，出于边地，其声悲。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。琵琶，四弦，汉乐也。初，秦长城之役，有弦鼗而鼓之者。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，乃藏琴为马上乐，以慰其乡国之思。推而远之曰鼗，引而近之曰琵琶，言其便于事也。”

张易之，行成之族孙，则天临朝，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；昌宗荐易之“器用过臣”，即令召见，俱承辟阳之宠。右补阙朱敬则谏曰：“臣闻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嗜欲之情，愚智皆同。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，则前圣格言也。陛下内宠，已有薛怀义、张昌宗、易之，固应足矣。近闻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

良宾洁白美须眉，在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，过于薛怀义，争欲自进，堪充奉宸内供奉。无礼无义，溢于朝听。臣愚，职在谏诤，不敢不奏。”则天劳之曰：“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”赐彩百段。唐之《旧书》，详载斯语。父子兄弟君臣，荐进献纳如此，亦可谓之秽史矣。

王自谓：“激浊扬清，嫉恶好善，臣于数子，亦有一日之长。”此事世皆知之。李大亮为剑南道巡省大使，激浊扬清，甚获当时之誉，此亦《旧史》之文。今若用“激浊扬清为大亮”，则人多以为怪矣。若不记万卷书，未可轻议人文章也。

唐《旧史》云永王“生于宫中，不更人事，其子襄城王又勇而有力，遇兵权，为左右眩惑，遂谋狂悖。虽有窥江左之心，而未露其事。吴郡采访李希言乃平牒，大署其名，遂激怒，牒报曰：‘寡人，上皇天属，皇帝友于，地尊侯王，礼绝僚品。柬书来往，应有常仪。今乃平牒抗威，落笔署字，汉仪堕紊，一至于斯！’乃使浑惟明取希言，希言在丹阳，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”。则李太白初从其行，盖未露其迹。不然，岂肯从其为逆者也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，故欲激之，亦可罪矣！今《新书》皆略而不载，不特之本谋便为犯顺，至于翰林之贬，犹为轻典矣。

乔大观，维扬人，绍兴中仕宦于朝。尝有人戏之曰：“公可与郑元和对。”乔云：“某岂有遗行若彼邪？”曰：“非为此也。特以名同年号，世未见其比耳。”又叶三省景严州人，尝仕起居舍人，姓名与字皆有两呼，亦所鲜有。

古人坐席，故以伸足为箕踞。今世坐榻，乃以垂足为礼，盖相反矣。盖在唐朝，犹未若此。按《旧史敬羽传》：羽为御史中丞，太子少傅、宗正卿郑国公李遵，为宗子若冰告其赃私，诏羽按之。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。羽小瘦，遵丰硕，顷间，遵即倒。请垂足，羽曰：“尚书下狱是囚，羽礼延坐，何得慢邪？”遵绝倒者数四。则《唐书》尚有坐席之遗风，今僧徒犹为古耳。

《易正义》释朵颐云，朵是动义，如手之捉物，谓之朵也。今世俗以手引小儿学行谓之，多莫知其义。以此观之，乃用手捉，则当为朵也。

世俗简牍中，多用老草，如云草略之义，余问于博洽者，皆莫能知其所出。后因检《礼部韵略》卜老字注云：“卜草卜老，心乱也。”疑本出此，传用之讹，故去“心”耳。

徽宗尝问近臣：“七夕何以无假？”时王黼为相，对云“古今无假”。徽宗喜甚，还语近侍，以黼奏对有格制。盖柳永《七夕词》云：“须知此景，古今无价。”而俗谓事之得体者，为有格致也。

真宗不豫，寇莱公与内侍周怀政密请于上，欲传位皇太子，上许之。皇后

令军校杨崇勋告莱公谋废上，遂诛怀政，莱公贬海康以死。仁宗即位，赐谥忠愍，命知制诰丁度为词曰：“夫徇义保躬，贤哲罕兼其致；原心观行，褒沮得伸其公。惟节惠之旧章，实经世之明劝。不有正议，孰旌遗烈？故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太傅、上柱国、莱国公寇准，器资庄重，风猷简贵，感会先圣，绸缪上司。明心若丹，直道如矢。逮余主鬯之日，实乃秉钧之秋。图惟协恭，罔有二事。遽盗言之遽沓，挟危法以中伤。白璧易污，贝锦难辩，再罹遐谪，遂及云亡。终悲零露之归，徒軫幽泉之痛。间虽存伸澄雪，追贲宠嘉；而谏功易名，尚缺恩礼。沉谋秘画，沦于疑论。逝者莫诉，朕甚闵之。《谥法》有危身奉上曰忠，佐国遭忧曰愍；合是休典，慰其营魂，宜特赐谥曰忠愍。”今公安县、道州、邓州皆有生祠，邓州后赐名忠烈庙，道州刊公诗二百四十篇，州宅有楼号“寇公”。而公安插竹挂纸钱，焚以祭公，今生成林，尤为异也。

此书庄绰季裕手集也，绰博物洽闻，有《杜集援证》、《灸膏肓法》、《筮法薪仪》行于世，闻其他有著述尚多，惜未之见。此书经秋壑点定，取以为《悦生随钞》，而讹谬最多，因为是正如右，然埽之如尘，尚多有疑误。时至元己卯仲春月，观陈孝先甫志。